

內  
明

集漢穀城刻石字

畫屏



172



△法源寺明代巨型石碑



## 從胎胚與DNA構成試論衆生平等

洪  
海

外多方面已經研究得到了充份的證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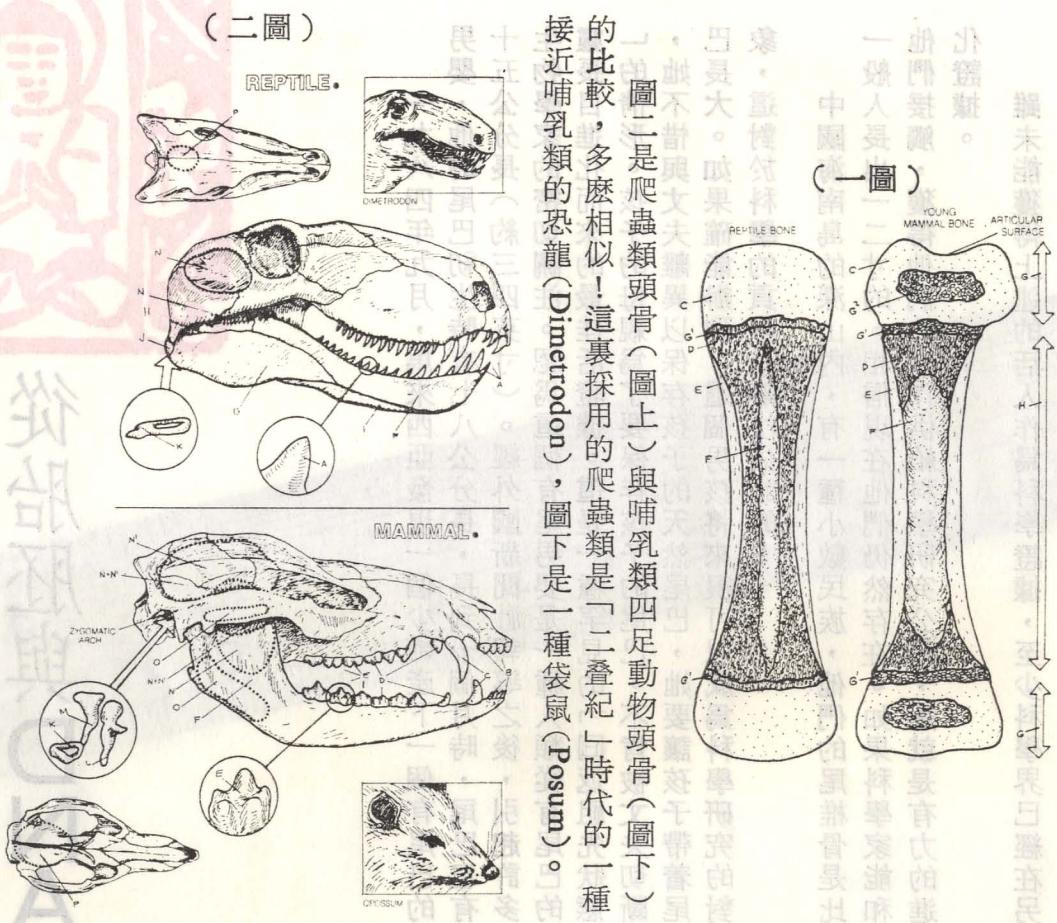
首先的證據就是地質學家在世界各地發掘而得的各種動植物化石，由地質學家與物理學家用碳十四方法鑑定化石的年代，生物學家鑑定生物化石的骨骼形態，兩者的資料依次排列出系統來，獲得了生物起源進化的次序。

最顯著的證據是骨骼的比較。可以看到爬蟲類的骨骼與哺乳類動物的相似。在化石中，科學家發現爬蟲類的化石年代較久遠，哺乳類小動物較遲，再從兩者的骨骼比較，可以看到爬蟲類的脊椎較為平直，進化為較為彎拱的哺乳類小動物。肩胛骨的演進和股骨的變化，顯示兩者的骨骼非常相近。

中國海南島的深山內，有一種小數民族，他們的尾椎骨是比一般人長出一二寸的。相信現在他們仍然存在。如果科學家能和他們接觸，獲得他們的合作供給科學研究公佈，那就是有力的進化證據。

雖未能獲得上述的活人作為科學證據，至少科學界已經在另

在圖一，圖下的骨，左邊是爬蟲類的骨，右邊是哺乳類的骨，骨內的構造完全相等，一樣有骨髓、韌帶等等。所不同的生長次序，爬蟲類的骨不停生長，哺乳類的骨分期生長。圖上是人類的骨，由左至右是從幼年至成年的生長情形。



# 明內

譯稿  
從印

- 從印度佛教全貌了解原始佛教  
稿 水野弘元著  
懷念錫蘭三比丘 王文雄譯  
無虛 17

期二七一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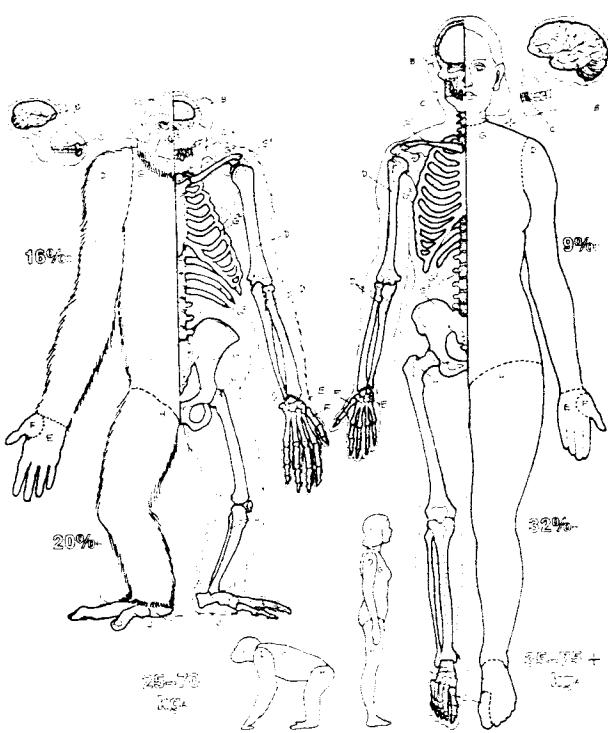
錄

- |                  |     |    |
|------------------|-----|----|
| 論菩薩功德成就          | 智銘  | 24 |
| 豐子愷先生繪「護生畫集」因緣畧記 | 朱幼蘭 | 27 |
| 炳公老師在台建社弘化史實     | 朱斐  | 29 |
| 武則天與佛教           | 蔡惠明 | 34 |
| 法海拾貝             |     |    |
| 佛教文藝             |     |    |
| 永懺樓隨筆之八十         |     |    |
| 無名比丘尼的舍利子        | 馮馮  |    |
| 虛雲和尚（續）          | 馮馮  |    |
| 編輯室              |     |    |
| 佛教消息             |     |    |
| 44               | 41  | 37 |

然後，讓我們看圖三的骨骼比較，最左邊是東洋長尾猿（*Macaque*），的軀體骨骼，中間是黑毛小猩猩（*chimpanzee*）的軀體骨骼，最右邊是人類的骨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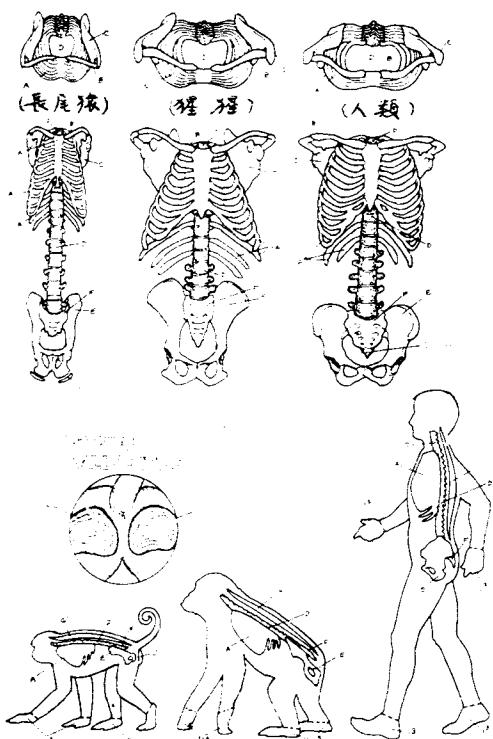
圖最上面的一排圓形，是三者的體腔骨骼的橫切面，請注意三者的琵琶骨完全相似，圖下是三者的尾骨的比較，人類尾骨已退化。

(五圖)



三者的骨骼構造完全相似，骨塊數目相等，唯一不同是人類的胸腔肋骨比猩猩爲寬濶，肩骨比牠們爲寬，猩猩的骨骼較爲狹長，從骨骼比較，沒有理由否定人類與猩猩是近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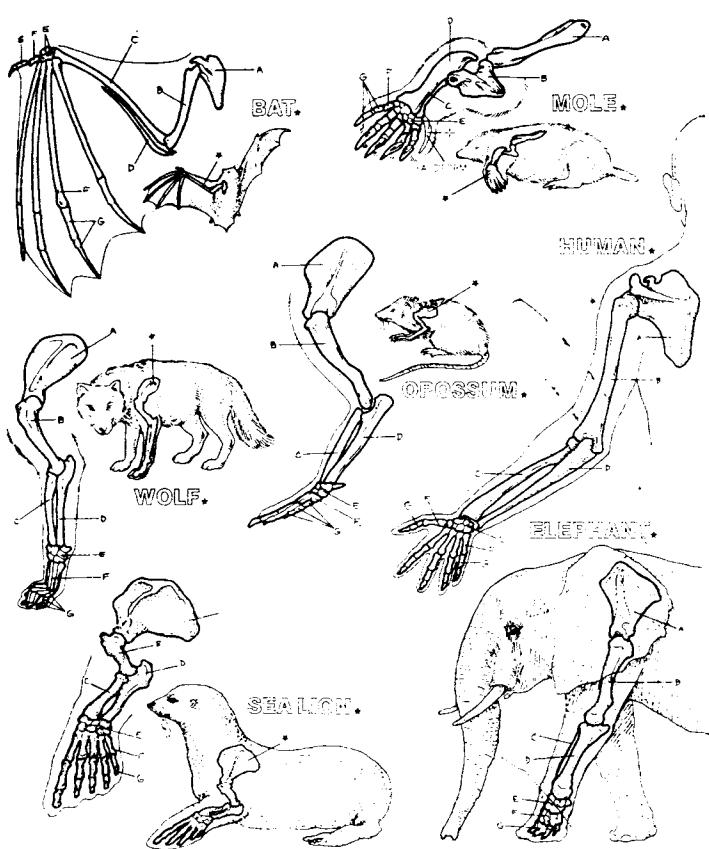
(三圖)



猩猩，右邊是人類，兩者的下肢骨骼完全相似，唯一不同的是長短比例。而且人類的脊椎骨較直挺，猩猩的較彎曲。黑毛小猩猩是猩類最聰明的一種，苦獲得人類予以教育，牠們會學得駕駛汽車，修汽車，抽煙，做簡單家務，看圖識字，做手語，甚至於修理美國空軍的噴射戰鬥機的噴氣筒機械。

請再看圖五，是大猩猩（左）與人類（右）兩者骨骼體形的比例，請注意兩者的四肢完全一樣，體腔各骨骼亦一樣，只有比例上的差異，但是，人類的大腦（右）發達得多，有一千四百立方公分，而猩猩的大腦只有四百立方公分。

(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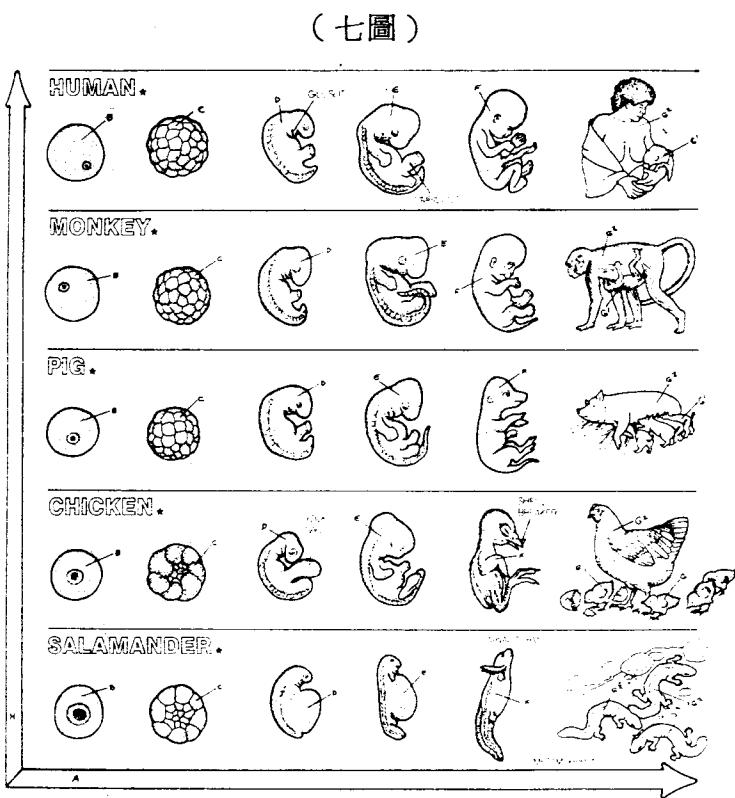
請看圖六，是各種動物的前肢骨骼比較，小袋鼠（中），晏鼠（右上）蝙蝠（左上），狼（中左），海狗（下左）象（下右），人類（中右）構造完全一樣，只有長短比例的不同。

再請看圖五：是人類的黑毛小猩猩的腿骨的比較，左邊是小

從骨骼構造的完全相同來看，沒有什麼理由可以否定衆生都

是平等，都是同源同根。

如果骨骼解剖學還不足作爲衆生平等的證據，那麼，讓我們從胚胎學來看：



圖七是幾種動物的胚胎比較，最頂上一層是人類的胚胎，第二層是猴子，第三層是豬，第四層是鷄，第五層是肺魚（Salaman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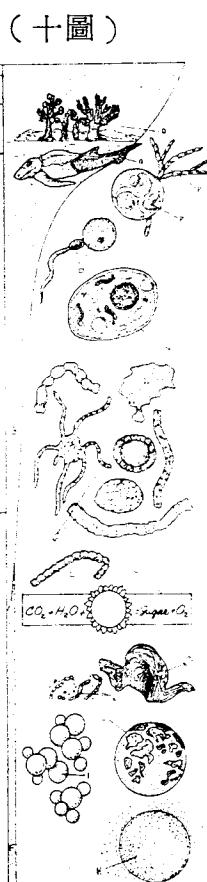
圖左開始，是一顆受精卵，分裂爲一組細胞團，然後發育爲

胚胎。

請看，各種動物，都是從一顆受精卵細胞形成胚胎，請看早期的胚胎，各動物完全相似。胚胎發展過程，是生物進化幾千萬年的縮影，從胚胎的發展，就可證實進化論的正確，也更可證明衆生同根同源，既是同源，爲什麼不該以平等相待？衆生都是人類的堂兄弟堂姐妹，爲什麼人類不應以平等待衆生？爲什麼人類

要虐待動物？爲什麼人類要屠殺動物以果腹之欲？

請看圖九，這張是小鷄從受精鷄卵發育成爲小鷄的過程照片，可以證明第九圖的繪圖並非虛構。再看圖十，這是人類的一顆受精卵發展爲胚胎的照片（上）。——這些都與各種胎生動物的過程相同，衆生本來平等，又一明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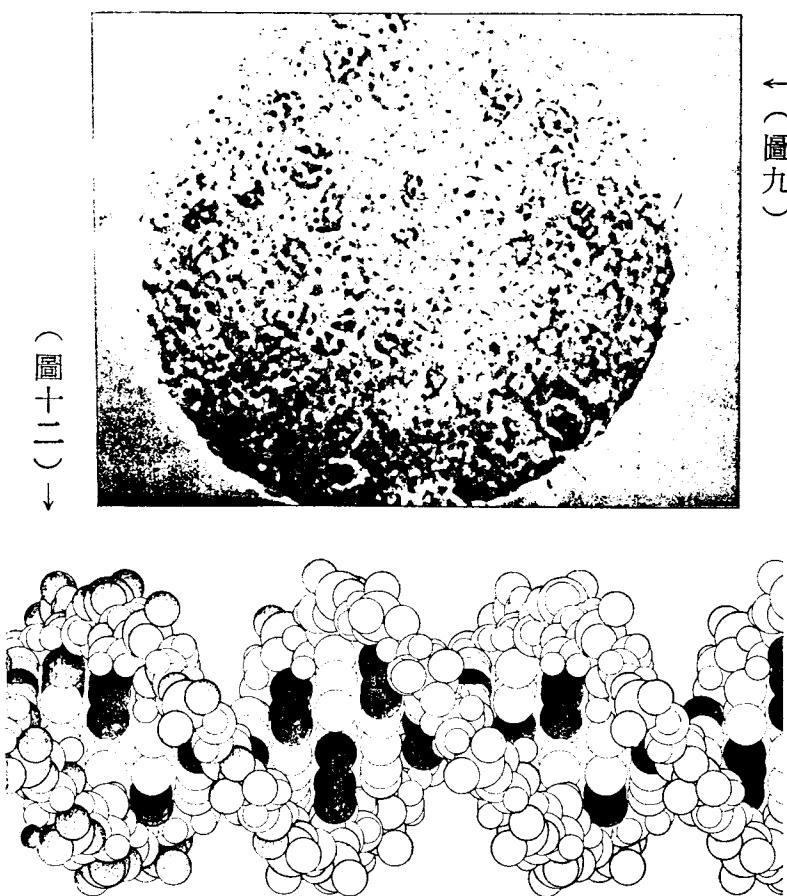
請看圖十，圖下右角，是一顆最原始的單細胞生物，從它的分裂，一路進化（向上升），由單細胞生物進化爲簡單的原生物，例如綠色海藻之類，再升到有性生殖，分出植物與動物兩大系統，圖左的數字是指示年代，最底下的最久，是四千五百個百萬年（MYA）以前，一路遞減。

人類的生殖細胞，與最原始的四千五百個百萬年前的單細胞生物，並無大差異，人類受精卵在母體子宮內的發展，就是重演生物進化的千億萬年過程，胚胎在幾天大的時候是有尾巴的，也未長出肺，真像五百七十個百萬年前的原始小蝌蚪——這些就是進化的證據，也是衆生無論胎生卵生化生都是同源的證據，也是衆生平等的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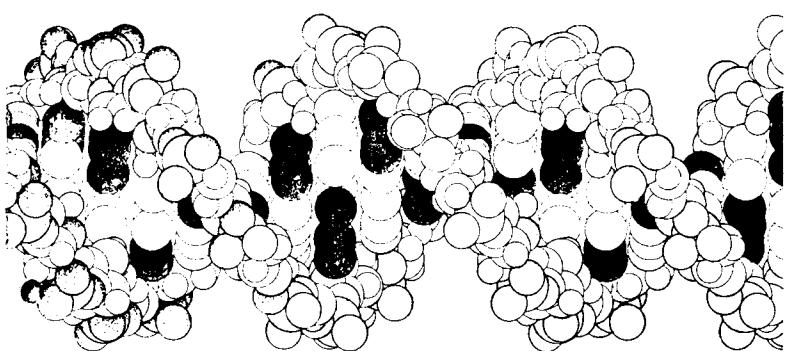
細胞是生物最基本的構成單位，全靠它們來將無機化學元素製爲有機體，吸收營養和排出廢物。一株植物有好幾百萬乃至千萬顆細胞，一個人體也有數以百萬計的細胞，上面說到過，所有生物的細胞都相似，大同小異，植物的細胞有雙重細胞膜，動物的細胞膜則只有一層，但是細胞內部構造完全相同。至於細胞組成器官系統則各有不同，各有司職。這是生命奇妙之處。本來從

無機化學元素形成的這些細胞，從哪兒來的生命力？怎麼會複製生命？怎麼會分配工作？怎麼會分別形成不同任務的器官系統？不由不推斷確有一種無形的識力或智慧存在於其中。

←（圖九）



（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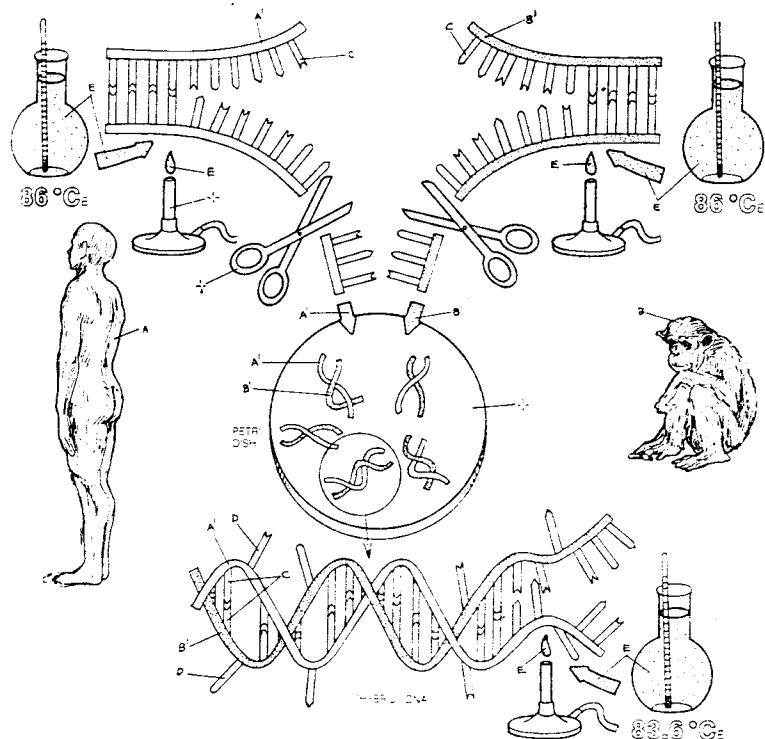
無論是動物或植物，細胞都有細胞核，核內有染色體（chromosomes），圖十二可見圖上方的一個典型的細胞剖示圖，外圍是細胞膜，中央是細胞核，核內有一對一對交叉相連的狀如西洋香腸的染色體。染色體的數目，則是各種生物不同，比如說，人類的生殖細胞的染色體是二十四對，猩猩的是二十二對，豬只有十多對。不過，無論什麼生物的細胞核內都必有染色體，最低等的動物也會有一對。這就證明了衆生本來同源，由同一來源各別進化而成，既然同源，衆生彼此就是兄弟姐妹，一律平等。

稱爲「DNA」，它是像螺旋梯階般形狀的結構，這是生物決定遺傳性來適應生存的最重要的決策機構，它具有記憶力，能夠記得已往的祖先千千萬代經歷的進化過程，什麼有利，什麼有害，什麼優生，什麼不適生存，它全都記得，並且它知道怎樣決定用什麼進化方式來使整體的生命獲得最大的適應能力——比如說，叫長頸鹿（麒麟）增長很長的頸子來吃高處的樹葉，使象增長了鼻子來做覓食工具及做武器，叫猴子進化爲善於跳躍爬樹，使魚類長出浮漂及鰓鰭。它決定人類的膚色，髮色及高度，它使寒帶起源民族白種人的鼻子高挺而長，以保持溫暖，使熱帶的種族如馬來人民族的鼻子扁而寬闊，以便在濕度大的環境呼吸，它使寒帶種族多體毛以保體溫，使溫帶種族皮膚光滑少毛，使白種人的眼珠淺藍色以利在寒帶陽光稀少的環境觀視，而使溫帶起源的黃種人眼珠棕色或黑色，以減少太多的陽光刺激，它使寒帶種族身材高大以利冰天雪地的生存掙扎，使熱帶種族身材矮小以利靈活敏捷活動於熱帶森林……這一切都是DNA的功能。

DNA是雙軌般的雙螺旋迴結形狀（見圖二及圖十三），它們有些像中國的扭麻花糖樣子，兩股扭旋着成一股，它裏面有無數的極微小質點，各是一種具體而微的電腦計算機的小簽（Chips），有記憶力，有分析力，它們是資料室也是圖書館，珍藏着億億萬年生命進化的歷史程序，所以在受精卵細胞發展爲胚胎，DNA就使胚胎重演進化過程，由原始單細胞經過進化的各階段，把數千萬年的進化過程的縮影，在胚胎發展的十個月重演，一直進化到成爲人類嬰兒！

DNA是一九五三年由法蘭斯·克力克（Francis Crick）與占士·瓦特遜（James Watson）兩位美國生物學家發現的，後來由第三位生物學家摩理士·威金斯（Maurice Wilkins）用實驗予以證實，三氏因此不凡成就而於一九六一年榮獲諾貝爾獎金的醫學及生理學獎金。瓦特遜博士著有「雙條螺旋DNA」（The Double Felix）一書，對於DNA的構造及功能的解釋極詳盡。

(三十圖)



字頭 Deoxy 意思是除氧的，第一個字 ribose 是一般音譯爲利茂荃醇的化學物，第三個字 nucleic acid 是細胞核酸。它的化學成份，是一個磷（phosphate），一個糖（sugar），及兩種氨基酸（Amino Acid）三部份（其基本成份是 purines 與 Pyrimidines，二種）；另外還有一個氫元素作爲連結，好像是梯級的橫條般，把兩邊的長帶子連結起來。

由於它的主要成份骨幹是減氧利茂荃醇，故此生物學家命名之爲減氧利茂荃醇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一般簡稱爲 DNA。

DNA 由兩種氨基酸基本：普麗恩斯（Pruines）與披理密帶恩斯（Pyrimidines），是由氫元素連結的，前者較長而外向，後者較短，兩者互相爲用。前者含阿丹奈恩（Adenine）及關奈恩（Quanine），後者含斯托西恩（Cystosine）及泰適恩（Thymine），如果把這些化學成份分開，就都變成無機化學，不外是磷，碳，氫，氧，氮。爲什麼組合以後，會發生意蹟般的生命作用？會有記憶力，會複製自己，會發動「突變」（Mutation）來使整體生命適應環境生存？還能把突變的新特性作爲優生遺傳傳給後代，這是什麼緣故呢？

除了 DNA 之外，細胞核還有一種核酸，名爲利茂荃醇核酸，它的構成主要成份也是磷，糖，與氨基酸，不過，它所含的氧元素比 DNA 多，它含的糖是利茂荃醇，故此被稱爲利茂荃醇核酸。簡稱 RNA。它所含的四種基本氨基酸，有三種與 DNA 相同：就是阿丹奈恩（Adenine），關奈恩（Guanine），及斯托西恩（Cystosine），它另含一種叫做天拉斯（Uracil）。

DNA 的功能任務是把 DNA 決策傳遞從細胞核內傳遞到核外的細胞液（Cytoplasm）內的核黃素（Ribosome）去，以展開工作，RNA 因此是一種傳遞使者。

在細胞核內，DNA 平時是不容易被察見的，它在平時只是一些微末的物體，幾乎無色無形，到了將要細胞分裂，它們就會排列成隊，組成一對一對的染色體，每一對染色體好像是兩條西洋香腸，在中央打了一隻結，這個結叫做「中結」（Centromere），以便染色體分裂爲兩組。當一個卵子與一個精子未結合會，各有一半數目的染色體，兩者結合後，兩者的染色體互相結合交換 DNA，成爲一體，把父母雙方的遺傳特性結合起來，組成新的較優良的適應生存特性，但是仍維持兼具父母雙方的特點（除非是受到細菌或藥物侵襲造成畸形或殘疾，否則，下一代總是比父母優生得多）。結合的新染色體二十四對，以後每逢細胞分裂，就排隊分爲兩隊，各組一個細胞核，各自成一細胞。

在化學分析來說，DNA 是少含氮的利茂荃醇，它的第一個

腦的小籤，被 RNA 傳遞到細胞液中，與核黃素接合(docking)，就形成 DNA 所決定需要的遺傳特色。這一過程，生物學家有專著詳論數十萬言，剖析入微。在本文，只是極其簡單地淺說一二。因為本文作者缺乏此門專門學識，亦覺得無須過於詳細討論這些太專門的學問細節。

科學家們發現，人類，猴類，豬牛，鷄犬，鳥類，魚類……無論什麼生物，其細胞核內，都含有 DNA 及 RNA，甚至於最簡單，最原始的無核單細胞生物，雖無細胞核，也在細胞液中含有 DNA。而且，在基本構造上，各種生物的 DNA 都是相同的，證明了衆生確是同源！佛經常說衆生同源，從 DNA 學又得一確證！

「遺傳工程學」是一門嶄新的專門學問，這一門的科學家研究如何用科學方法技術改造 DNA，以獲得更佳更迅速的優生適存，俗語所謂「改良品種」。當代的 DNA 工程科學家，已經成功於改造一些植物的 DNA，使之成為較佳品種，或者有一天，可以改造木瓜香蕉等熱帶水果的 DNA，使它們能在寒冷冰天雪地中生長，或者改良了稻子的 DNA，使之生長更多的米糧，以解決世界的糧荒。科學若用於善，並不是壞事。有些科學家甚至已能改造小動物如白老鼠一類的 DNA，前幾年，美國國立布陸赫芬實驗所的遺傳工程生物學家哈勞史密斯博士(Dr. Harold Smith,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已經成功地將一位女子的細胞和一個烟葉細胞結合了起來，成為一種新的生物細胞。兩者間的 DNA 結合，產生新的奇特特色。

史密斯博士的實驗成功，被科學界認為是一項空前的突破性成就，這是從未有過的人類 DNA 與植物 DNA 的成功結合。引起科學界普遍的樂觀重視。

在紐約州北部平靜湖(Lake Placid)的鍾斯細胞科學研究中心(W. Alton Jones Cell Science Centre)生物學家林堅博士(Dr. Charles Lumkin)就此事發表談話：「當前的科學界已經具

有技術改造 DNA，將來極有可能將人類與植物的 DNA 結合起來，製造一種具有人類器官四肢的植物。」

美國物理學家潘那迪博士(Dr. Charles Panati)說：「史密斯博士的實驗成功，引起全世界對 DNA 工程學的重視，紛紛從事實驗。先進科學家已經運用 DNA 改造工程來製造荷爾蒙，例如，把人類骨髓細胞的 DNA 與細菌的 DNA 結合，製成人造人體抗癌素「殷透非隆」(Interferon)(那是本來在人體骨髓中只有微量生產的短暫生命的抗癌荷爾蒙——是現任對癌症的唯一最後希望，可是天然生量太少，全世界僅有大約四盎斯——馮馮註)。」

潘那迪博士又說：「可能在未來的十年內，DNA 科學家可以製造出各種不同的植物人類，具有人類智慧，有人類的手足器官，又具有植物的特性。」

中密歇根大學的狄保博士(Dr. Joseph W. Debold)說：「DNA 工程學家將來必可製造會走路的植物人類，根部可拔出來當作人腿走路，以尋求適合生存的土壤氣候。比方說，夏天在北方開花結果，冬天拔起腿來走路，到南方溫暖的地方去避寒，甚至於可以自己採摘自己樹上的菓子，科學家甚至於可以製造一批植物人類來擔任守衛工作，比電腦機器人更佳，植物人類有生命有思想，電腦機器人沒有生命。」

他又說：「將來我們可以製造一批植物人類的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因為人類生命短促，而有些樹木生命長達數百年，如果製造一批橡樹人類，可活三五百年來研究學問觀察宇宙，多麼好！」

科學幻想小說作家伊斯頓(Thomas Easton)說：「將來我們可以製造大批植物人類來擔任一切勞動工作，比電腦機器人更好，又可叫植物代替人類去擔任國防軍事工作，叫植物人類代替我們作戰。我們又可製造一種石油樹人類——把巴西的石油樹和人類結合——牠們可用自己的手來汲取自己出產的石油，也可代

替人類做加油站。」

英國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植物系主任郭京博士（Prof. Edward Cocking）說：「製造半人半植物的怪物，到處亂跑，這是匪夷所思的！但是，十年之前，誰又夢想到科學可把人類細胞的 DNA 和烟葉的細胞 DNA 結合起來成爲新生物細胞呢？」

科學家們認爲有可能將來製成「植物人類」這些怪物，會走路，會做工，又會思想。遠比沒有生命的電腦機器人（Computerized Robots）爲佳。的確，電腦無論如何精巧，到底沒有生命，也不能繁殖複製自己，而植物人類就不同了。試想像一下，將來人造的植物人類怪物，有根有幹，有花有葉，有菓子，有種子有手有腳，到處亂跑，也許還會跟人類談戀愛，這是什麼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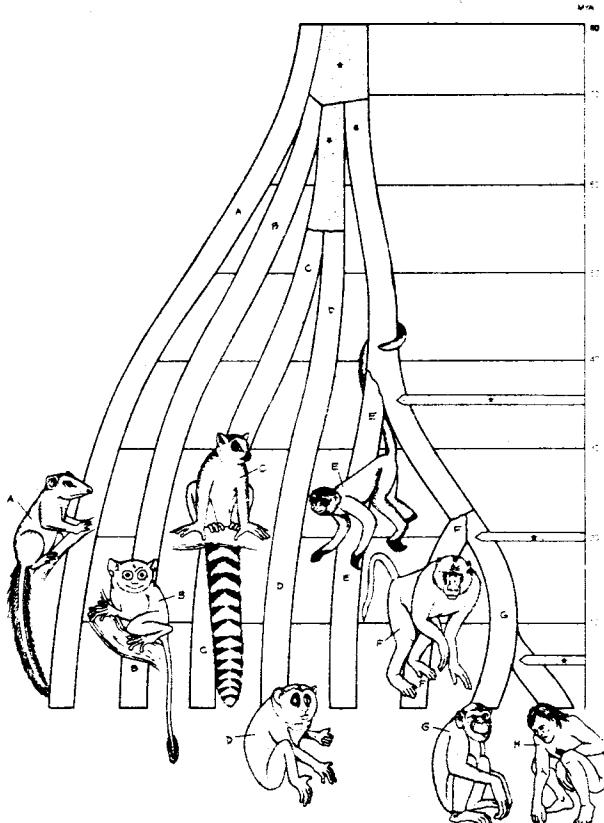
植物人類的世紀，將來可能會取代電腦世紀，不過，這還是很遙遠的事，女士們還用不着擔心，突然會有一棵大樹向她們求婚。

上面我提及植物人類的科學新知，證明了人類與植物的 DNA 結構相同，才可以被人士改造及結合。若不相同，怎可結合？既然是相同，當然是又一證明了衆生同源，雖是被認爲無情生的植物也是與我們同源的，也是我們的親戚。事實上，植物並非真個無情，科學家已從實驗證明，植物是有情感的，植物會有同情心，同情缸中金魚之死（見內明前期拙文）植物亦有佛性！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生物學家的最近實驗，指出人類細胞的 DNA 可與黑毛小猩猩的 DNA 結合爲一。DNA 工程學家把人類的 DNA 及小猩猩的 DNA，只須用攝氏八十六度的溫度，就能使兩者的 DNA 梯架的氫元素熔解而連結起來，成爲新的 DNA 組合，新的細胞，這些實驗又進一步證明了人類與猩猩同源。圖十四：最上圖的白色交叉旋體是人類的 DNA，有班點的旋律是猩猩 DNA，經過

八十六度攝氏溫度加熱後，兩者的梯架（氫元素）均被熔化（此處用剪刀作爲代表剪斷），然後兩種 DNA 結合起來，成爲新的雜交 DNA（hybridization），圖中以圓圈內的染色體爲代表，新的雜交 DNA 是最下方的交叉旋體，一條是白的，一條有班點。在實驗中，試用較低的溫度，攝氏八十三點六度就可熔化它。

← 這是科學發現哺乳類靈長目進化的分支情況



這個實驗證明了人類與猩猩猿猴同源從同一祖先進化分支而來，因爲彼此的 DNA 若無相同或相近，斷不可能結合。實驗發現，以人類 DNA 作爲一百分之一百標準來衡量各種猴類 DNA 與人類的接近度，則以黑毛小猩猩爲最接近（chimpanzee）它們的 DNA 有百分之九十七點六肖似人類 DNA，其次爲黑面猩猩（gibbon）則百分九十四點七肖似。第三爲印度恒河猴（Rheus monkey）百分之九十一點一。第四爲金絲猴（velvet monkey）

，百份之九十點五，第五爲長尾猴（capuchin monkey）佔百分之八十四點二，第六爲馬達加斯加的狸猴（galago），這是最原始的猴類，一半像猴，一半像狐狸，也有百份之五十八肖似人類！

這個實驗統計各動物的 DNA 總數相似度，證實了人類與猴類同源同祖！猴類實乃人類的近支兄弟姊妹，這種實驗，也研究了人類 DNA 與豬牛馬犬等等 DNA 的比較，都發現了相近僅在狸猴以下，這些驚人的科學證明了人類與一切動植物都是同源分支進化而來的，或者很有損自許爲萬物之靈人類的自尊心，但是科學鐵證如此，不能否定。什麼上帝七天造世界，第六天造人那些神話，是經不起科學的考驗的。人類既自稱是萬物之靈，就應該虛心接受事實，放棄我執！重新認識衆生平等同源的關係。衆生都是平等的，豈可說什麼上帝說把一切天上水中地上的動物都賜給人喫？人屠殺人，是罪大惡極的，各種動物既是與人類同祖同源的兄弟姐妹，人類怎可予以屠殺？說起來，人吃植物，也是很不得已的事，到底植物跟我們分支距離又太遠了一點，如果我們走另一極端，連植物都不忍吃。那豈不是又太執著了？很不幸，這個肉體生命總得吃點什麼才能活下去，雖然如此，也總得勿太濫傷植物才好，學佛人，心發慈悲，應該是對衆生都平等才對啊！佛教爲何首戒殺生？主要的就是因爲知道衆生平等同源以慈悲爲本！

佛說：衆生是我父母，衆生是我兄弟姐妹，又說過，我一生爲免，一生爲鹿，一生爲蟲……等等，這就是暗示進化的過程，（菩薩本緣經）

大般若經初品說：「……欲令十方如恆河沙等世界中衆生，以我力故，立於戒，三昧，智慧，解脫知見，令得須陀洹果，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學般若波羅蜜！」

佛經內佛說要度化的衆生，不單是指的動物，也指宇宙中的一切世界各種空間的衆生。

華嚴經卷八菩薩十住品第十一說得非常明白詳盡，其偈句有

云：「……菩薩因此初發心，一切衆生種種性，無量無邊不可數，悉欲了達分別知，菩薩因此初發心，一切世界衆生類，流轉五道生死海……願令一切羣生類，隨順修行諸佛教……哀憫度脫諸羣生，爲一切世除衆難，永拔生死令歡喜……悉度衆生無有餘，而於衆生不取相……能持十方諸世界，嚴淨一切衆生心……無量佛刹及世間，無量無數衆生類，煩惱業報菩提心……」

佛法以大慈悲爲根本，普度一切世界衆生，包括各種宇宙的衆生，天人，鬼，神，有形，無形，有色，無色，物質，非物質各空間各界的衆生，包括我們世界的一切衆生與及動物畜牲，無不一律以平等相待。佛法的慈悲的特點之一就是衆生平等。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七之夜，美國最大電視網之一「NBC」放映一段很特出的新聞特寫：

有人飼養金魚，一尾是凸眼的黑色金魚，俗稱「獅子」的，另一尾是金紅色的金魚。這兩尾金魚平時並非同住一缸。黑魚的玻璃缸壞了，主人把牠放在紅魚的缸中。黑魚困在原缸缺氧氣而早已奄奄一息，放進紅魚缸中時，黑魚已經肚子朝天，支持不住，沉到水底。

紅魚見狀，竟游過去，用自己的頭部，從底下把黑魚向上托起，就像人救溺死者一樣，牠把黑魚托起，推到水面上，自己在黑魚底下用力支持，讓黑魚呼吸水面的新鮮空氣！直到牠自己支持不住爲止。

黑魚沉下去了，紅魚又再如前方式，把黑魚抬起，用自己的頭部和背部頂托黑魚到水面去呼吸新鮮空氣，紅魚連續這樣做個不停。引起飼主注意，通知 NBC 電視派出新聞隊來拍攝實況，放映給全美加數億觀衆看。感動了多少人！

親眼目覩這段新聞，感動之餘，不禁想到佛說衆生皆有佛性，可不是又一明證麼？何只狗子有佛性，連金魚都有佛性啊！連金魚也有佛性慈悲，豈不愧煞那些不肯恢復佛性又不肯慈悲的人類？



## 有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者。

佛教產生於印度，天竺即印度，也是譯音。然佛教的傳入中國，是繞道從西域諸國而來，鳩摩羅什本天竺人而生於龜茲國，爲茲國王之甥、鳩摩羅什，譯爲童壽。沙門梵語，印度出家學道之稱，不一定是佛教徒。佛教傳來中國，即以稱佛教中出家人。義爲勤息。鳩摩羅什於公元四〇一年至中國長安，至公元四一三年逝世，壽七十歲，十三年中，譯出經論三百餘卷，他所譯經論，文句流暢，義理正確，在中國譯經史上是劃時代的。與後來唐代的玄奘，爲中國佛教兩大譯師。

## 少踐大方，研幾斯趣。

大方是大方向，即大道，此處指菩提大道，即菩薩道。踐是踏，是行，幾是微細。

羅什年輕的時候，即已發心修行，走上了菩提大道。於此般若道理，已經研究得很深入微細了。

## 獨拔於言象之表，妙契於希夷之境。

象即像，古時象像同字，言語所以表示其想象，想象是形容其意義。故應從言以得象，從象以得意。如說火之音，在於令人想象火，想象火意在能燒的火。故應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羅什學般若而深得其意，不同於他人之滯於文言想象，而獨能拔出於言象之外。老子說：聽之不聞曰希，視之不見曰夷。老子以形容道，此處借以形容般若。言其難聞難見，而能契入得很好，冥合無間。

## 齊異學於迦夷，揚淳風以東扇。

迦夷即迦維羅衛國，是釋迦誕生處。此處以代表佛所教化之國，不單指迦維羅衛言。他所教化的地方，一切其他外道不同的學派，都不能高出其上。他欲發揚其和淳之風，扇到東方來了。即是

說：他欲將其淳正的佛教，傳到東方來了。中國稱龜茲等爲西域，中國在其東。

## 將爰燭殊方而匿耀涼土者，所以道不虛應，應必有由矣。

好像欲拿了燈燭去照另外一個地方，而又在涼土把這光明隱藏起來了。這是什麼緣故呢？於此可以看到，道之應世，不是隨隨便便的，無緣無故的，其應世而出，必然是有其原因。這是指羅什從龜茲到中國來，中途在涼土姑臧又停止。事實是這樣的：苻秦王苻堅聞鳩摩羅什之名，欲請其來，知龜茲國不肯放行，派呂光率兵往強取。呂光請羅什回來，路經涼土，聞國內叛亂，苻堅被弑，呂光遂佔據涼土獨立，自稱西涼國，羅什也就住於西涼。

## 弘始三年，歲次星紀。秦乘入國之謀，舉師以來之。意也北天之運，數其然矣。

苻秦國亡，姚長據有其國稱王，國名仍稱秦，後人分別之，前爲苻秦，後爲姚秦，姚長死，其子姚興繼位，派兵滅西涼，其時呂光已死了。將羅什請來長安。弘始是姚興稱王的年號，時爲晉安帝隆安五年，公元四〇一年，羅什在西涼已停留十八年之久。這年干支歲次是辛丑。十二月名星紀，十二月是丑月，故說歲次星紀。說西涼在謀劃欲侵入秦國，故秦乘其尙在計謀，猶未發動之前，先舉兵攻伐，滅其國，而請來羅什，侵畧人家，反說人家要侵畧，委過他人，中外古今侵畧國，都是如此，他一定要說打人家是正義的。僧肇是秦國人，在秦國工作，也不得不如此說。僧肇說：想來，這也是時運吧！定數到了即成功了。般若是先在南方，次傳至西方，又傳至北方，現在從北方到東方來了。

## 大秦天王者，道契百王之端，德洽千載之下，游刃萬機，弘道終日。信季俗蒼生之所天，釋迦遺法之所仗也。

這幾句是僧肇對於本國皇上的恭維話，大秦天王是指其皇上姚興

說當今皇上的道，是合乎任何一個皇帝中的上首的。即是說，可以媲美百王。他的德化，不單是當世的人民受他的恩，而且千載以後的人還要懷念他的好呢！他每天處理政治工作，千千萬萬，猶如屠夫宰牲，刀在水中一樣，不盡甚麼力氣。還要每天不忘於弘揚佛道。真是末世老百姓所仰望的天，釋迦遺法所倚仗的大護法了。

**時乃集義學沙門五百餘人於逍遙觀，躬執秦文，與什公參定方等。其所開拓者，豈唯當時之益，乃累劫之津梁矣。**

羅什請來了，這時秦王乃召集了研究教義的沙門五百餘人，於逍遙園中的逍遙觀。秦王親自捧著已譯的中文本，與什公共同參考商定大乘經典的翻譯。這許多翻譯出來的經典，豈祇是當時之人受其益，而乃是可作爲將來多劫衆生得度之橋梁。

**余以短乏，則會嘉會，以爲上聞異要，始於時也。**

僧肇很自謙的說，我的才很短，學識又缺乏，亦幸得參加這樣好的盛會。上從什公處，聽到許多難聽到的很重要的東西，即始於此時。

**然則聖智幽微，深隱難測，無相無名，乃非言象之所得，爲試罔象其懷，寄之狂言耳，豈曰聖心而可辨哉。試論之**

**曰：**

聖人的智慧，是很幽玄微妙的，深奧隱藏，難以測度。既無相，亦無名，何可以想像像之，言語說之。言象是不能得的。怎樣說呢？姑且將成見統統放下，空虛其懷，大膽地不怕人家譏爲狂妄而說吧！當然我不敢自誇謂聖人之心是可以辨而明的。就這樣試論之如下：

**故經云：聖心無所知，無所不知，信矣。**

爲什麼呢？我們知道，所知是相對不知而言的，故有所知，則亦有所不知，因聖人之心無所知，自亦無相對的所不知了。所以不知的知，乃可說是一切知。

這樣看來，經中說：聖人之心，無所知，無所不知，這樣是不錯的。

**是以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終日知而未嘗知也。**

**放光云：般若無所有相、無生滅相。道行云：般若無所知、**

**無所見。此辯智照之用、而曰無相無知者，何耶？果有無相之知，不知之照，明矣。**

不真空論是說般若之所知，即般若之所照見。般若心經說：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此般若無知論，是說般若自身。吾人之知物，就物之相而知之，以名名之，知其相，說其名。般若是聖智，前已說。聖智幽微，深隱難測，無相無名，乃非言象之所得，無相故不可思議，無名故不可言說。然不說則無以令人知，不思則又從何而入。故以言言之，令人思之，思而自得之。般若是智慧，智慧以知爲用，也即以知爲相。又智慧是心，凡心皆有自覺明顯之生滅相，故四念處觀心無常，而放光說：般若無所有相，無生滅相。所有的相皆無，亦無生滅之相。道行說：般若無所知，無所見。無知無見。放光是大品般若，道行是小品般若。般若是智，智以照爲用。大小品所說，是欲明辨智照之用，而乃說：無所知的相，無能知的知，這是甚麼道理呢？可見必定有無相的知，有非知的照。從文義上看是很明白的了。

**何者？夫有所知，則有所不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

無知是虛其心，無所不知，則是真實的無不照了。這樣的照，是

終日知而未嘗有知。聖人之心如此。

故能默耀韜光、虛心玄鑒，閉智塞聰，而獨覺冥冥者矣。

慧不動耀，神光內斂虛靜其心，深入明鑒。閉其智，塞其聰，不用聰明智慧，而獨能覺了很暗很暗的東西。

然則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

因此，聖人之智，有洞徹幽冥的照，而不同於常人之知。他有無礙的神用，能隨應而會，而是無所緣慮。

神無慮故能獨王於世表，智無知故能玄照於事外。

神用無緣慮，故獨高出於世間之上。智是無世俗之知，故能深遠地照於萬事之外。

智雖事外，未始無事，神雖世表，終日域中。

智雖遠在事外，並不是無關於事，神雖高出世上，而常在世間之中。

所以俯仰順化，應接無窮。無幽不察，而無照功。

因此，其一俯一仰，一舉一動，都隨順衆生而教化，有感必應，有來都接，無有窮已，沒有幽暗的地方是不覺察的。然而他是自然的不是費力的照。

斯則無知之所知，聖神之所會也。

這樣的所知，是無知的所知，這樣的應會，是聖神的應會。

然其爲物也，實而不有，虛而不無。存而不可論者，其唯聖智乎！

然則這個東西，是真實的，而不能算他有。是空虛的，而不能認爲無。存在是存在的，然而不可以討論，聖智就是這樣的東西。

何者？欲言其有，無狀無名。欲言其無、聖以之靈。

爲什麼呢？要說他有嗎？無相狀可狀，無名言可名。要說他無嗎？聖人之所以神靈，即是由於此。

聖以之靈。故虛不失照。無狀無名，故照不失虛。

聖人以此而靈，故此雖虛而不失其照。他是無狀無名，故照而不同一般人所說的有。

照不失虛，故混而不渝。虛不失照，故動以接粗。

雖照而無物，故混於世間而無可變。雖虛而不失照，故能應物而動。這也即是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吧。

是以聖智之用，未始暫廢，求之形相，未暫可得。

應物而動，有感皆應，聖智之用，從來未曾有片刻的廢止。然而要求聖智的形相是什麼樣的，無可得了。

故寶積曰：以無心意而現行。放光云：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所以聖跡萬端，其致一而已矣。

在維摩詰經中長者子寶積有說：現行一切而無心意。在一般人來說來，應當是有心意而現行、寶積則說：無心意而現行。在大品放光般若經中也有說：平等正覺曾無有動，而於此建立諸法，從這二經所說的話看，可知聖人的行跡，多得千頭萬緒，若究其本，都是一致的，因爲一切諸法的建立現行，都是不動等覺無心無意。

**是以般若可虛而照，真諦可亡而知，萬動可卽而靜，聖應可無而爲。**

所以般若是虛，而可以照，這是虛而照，真諦是無。而可以知，不是無而不可知了，無是可知的，般若照知真諦，般若是虛，真諦是無，雖虛雖亡。而可照可知。宇宙萬物，變動無常，即其動中，可窺知其常靜。聖智應衆生之感而作爲，無遺無失，而聖智無知，故卽萬物的生滅而證其寂靜，菩提無爲而無所不爲。

**斯則不知而自知，不爲而自爲矣。復何知哉！復何爲哉！**

這樣，不用知，而自知，無所爲，而自爲，既自知自爲，還要什麼知呢？還要什麼爲呢？以上所說，是要說明有一無知的智，這無知的智能一切知。然而仍難令人領會，不免疑難重重，故以下又設許多難問以解答。難曰：

**難曰：夫聖人真心獨朗，物物斯照，應接無方，動與事會，物物斯照，故知無所遺。動與事會，故會不失機。**

心如鏡，聖人的心，如無垢的鏡，可謂真心。特別明亮。任何事物，都能照到。其應接衆生，不是單方面的。故其一舉一動，無不會合於事物。物物都照到，是其知沒有遺漏不照的了。舉動都和事物相會，是從來沒有失去機會的事了。

**會不失機，故必有會於可會。知無所遺，故必有知於可知。**

會而不失機，是有可會了，有會了，知而無所遺，是有可知了，有知了。

**必有知於可知，故聖不虛知，必有會於可會，故聖不虛會。**

必有知於可知，所以聖智是真實知，不是虛知，必有會於可會，

所以聖應是有用的會，不是虛會。

**旣知旣會，而曰無知無會者，何耶？**

這樣，旣知了，旣會了，而又說無知無會，這是爲什麼呢？知會不自私，自私於知會則知會成其私。聖人無私於知會以成其私故忘之遺之，此乃是不自有其知，那裏是無知呢？

**若夫忘知遺會者，則是聖人無私於知會以成其私耳。斯可謂不自有其知，安得無知哉？**

**答曰：夫聖人功高二儀而不仁，明逾日月而彌昏，豈曰木石瞽其懷其於無知而已哉！**

說聖人不仁，難道聖人功高於天地而不是仁嗎？說大智若愚，難道明逾於日月而彌加昏嗎？說聖人無知，也不是聖人之懷蒙蔽了，如木石那樣的無知。你不要聽說無知卽認爲如木石的無知啊！

**誠以異於人者神明，故不可以事相求之耳。**

乃是因爲聖人有不同於一般人的神明，這神明旣不同於一般人所有，故難於事相中求之，故說無知。

**子意欲令聖人不自有其知，而聖人未嘗不有知，無乃乖於聖心，失於文旨者乎！**

你的意思，認爲聖人不是沒有知，而是聖人無私心，不自有其知，故說無知，這樣的說法，是違背於聖人之心的，失去經文上的意旨的。



# 從印度佛教全貌了解原始佛教

水野弘元著  
王文雄譯

## 一、原始佛教的名稱與時代

所謂原始佛教，係指初期印度佛教全般而言，印度佛教依照其特徵而以時代的區分約可分爲：（一）原始佛教；（二）部派佛教；（三）初期大乘佛教（大小乘併立的佛教）；（四）中期

大乘佛教（大小乘學派佛教）；（五）後期大乘佛教（真言密教）等。茲從各時代的特徵先畧述如左，俾能更爲了解原始佛教的性質與特性。

首先說明所謂原始佛教時代，這是從釋迦牟尼佛創始佛教及教化生涯開始，到佛涅槃後一百年以至二百年，部派分裂爲止的二三百年前；也就是從佛陀到阿育王這一段的時間，若依據南印度的傳說，阿育王誕生在佛涅槃後二百餘年的一種說法，則原始佛教的期間約爲二百五十年間；另依據北印度的傳說，阿育王爲佛陀涅槃後百餘年的一種說法，則原始佛教的時代約爲一百五十

餘年間。然而今日爲研究原始佛教特質與其性格問題，且不論其歷史時期是多於百年或短於百年，總而言之，從初期佛教至部派分裂爲止，凡是受持奉行釋迦牟尼佛教法，而與原始佛教義理相符合的，則稱之爲原始佛教。

原始佛教的年代如前所述，而學者中，除承認這一種區分外，更有嚴格的再分爲二的情形，以釋迦牟尼佛及其直傳弟子時代的佛教稱爲根本佛教，而以其後的佛教時代名之爲狹義的原始佛教。因爲釋迦牟尼佛與其直傳弟子所說的佛教爲佛教的最爲根本，而在此以後，佛教理解與表現。有趨向低調與卑俗情形，因而漸次產生有部派形式主義的傾向，爲佛教教理性的原因而嚴密的再區分，從廣義的原始佛教而予以再分爲如前述的根本佛教與狹義原始佛教二段分法，因爲能較接近史實，這種方法雖然合理，然而以所殘留下來的歷史文獻，能傳下來較充實的原始佛教

教理，似乎是沒有，部派佛教發展和傳遞於後世佛教文獻，然所知道的只是原始佛教的一部分，這裏所說的根本佛教，只是在狹義的原始佛教的一項嚴密標準，但在文獻上猶缺乏具足的資料。

唯據學者的理解力，再參照後來大乘佛教思想等的推論，就認為是釋迦牟尼佛的根本思想。然在今日的現況，似乎不能以這樣嚴密的予以區別，原始性質的佛教思想已不能在原始佛教內全部包括。

原始佛教的研究資料，一般說大都在部派佛教所傳下來的文獻中，具體的說，存在於今日僅存的巴利文與漢譯等中的律藏及阿含經中，在律藏與阿含經，現存的形態是那一樣式的部派呢，從最早的部派以及在最後已編集的，均包含有各類形部派的特徵。就各部派所編集來說，均各有所差異，但均為追溯釋迦牟尼佛時代的泉源。

律藏是記述釋迦牟尼佛為出家僧團制訂的戒律，及制戒的因素，阿含經是記錄釋迦牟尼佛成道後四十五年的教化生涯中，在各種隨機說法的經集。尤其是在律藏的經典中敘述了或多或少佛陀涅槃後的事蹟，這些主要的記述，均為佛陀時代所發生的事情，是佛陀時代的唯一歷史資料。依據傳說，在佛陀涅槃後不久，上首的五百位弟子結集了「法與律」，「法」（Dhamma）是釋迦牟尼佛的說法，後來編集為四部阿含經，「律」（Vinaya）就是律藏。

以後被編集的「法與律」的內容，或許經過多少的改變，其組織體裁，大畧成為今日所見的情況，即演變為今日所留傳下來的諸部派的律藏及阿含經，所持的組織體裁，大體類同，內容也有許多地方相當相似，因而，他們可能均出於同一源流，在部派分裂以前，佛教可能只擁有一種律藏與阿含經，由於這種說法，以部派分裂前有統一記載的律藏與阿含經時，稱之為原始佛教。

今日僅存諸部派的律藏與阿含經如左：

## 一、律藏：

(一) 巴利律：南方上座部所屬。

(二) 五分律三十卷：化地部所屬。

(三) 四分律六十卷：法藏部所屬。

(四) 摩訶僧祇律四十卷：大眾部所屬。

(五) 十誦律六十一卷：說一切有部所屬（有部古律）。

(六) 有部新律百七十餘卷：說一切有部所屬。

(七) 紀貝支度譯律藏：說一切有部所屬。

以上的律藏稱之為廣律，包括律藏的全文及其他漢譯部份，廣律的內容，就以巴利律藏來說為（一）經分別、（二）犍度部、（三）附隨部等三部分所組成，經分別在闡明比丘、比丘尼應禁止事項，有二百五十戒及三百五十戒等戒條（戒經），犍度部為出家僧團所應遵守的事項與行事作法，例如：出家受戒作法；為肅清僧團，每月二次的布薩儀式；雨季三個月的安居作法；及其他出家僧團日常生活必要的行為準則等二十大項，有食、衣、住、醫藥等的使用規定，並有各項規定的解說。附隨為補遺性的附錄，諸部派的前二部分的律藏大體都相同，而附隨這一部分却因為是各部派成立以後的所作的補充，其律藏也各有不同，二前部分為律藏的古老部分，為研究原始佛教的主要資料。且不管因各部派的記述的多少不同出入，及不可免除的後世附加改變，律藏可說是了解佛陀及比丘等僧衆日常生活與社會生活等的詳細資料。

二、經藏：所傳的經藏有巴利文與漢譯，巴利文好像比較完整，漢譯的經藏並不限於譯某一派的全部，四阿含均譯自不同部派，現存漢譯四阿含，巴利文也有四阿含（四部），還有第五阿含的小部經。

## 巴利文四部（阿含）

一、長部：三十四經。

二、中部：百五十二經。

三、相應部：五十六相應。

四、增支部：一法乃至十一法。

## 漢譯四阿含

一、長阿含：二十二卷、三十經、法藏部所屬。

二、中阿含：六十卷、二百二十二經、有部所屬。

三、雜阿含：五十卷、有部系所屬。

四、增一阿含：五十一卷、一法乃至十一法、大衆部所屬。

其中，長阿含是長的經典，中阿含是適中程度的經典，其他二阿含是由許多小故事彙集的短經典，雜阿含分類是依據說法的類別來區分，增一阿含是以說法內容法數來分類，由第一法到第十一法，巴利文四部與四阿含的各相對應部分，其內容大體都類同，這是追溯佛陀說法源流的最好資料，更在漢譯的四阿含經之外，有不少單一經典，還有，從中亞被發現梵文片斷中，也有許多單經，在紀貝度的譯文中，多少可看到，但這些與在數千及上萬的阿含經比較起來，僅仍是微少的部分（阿含經數以雜阿含來說，由八誦而成，其首尾具足者有一千三百六十二經，若法句差別的大致類同的就有一萬五千經之多）。

巴利文的第五阿含的小部經，計有十五篇：

一、小誦經 二、法句經 三、自說經 四、如是語經

五、經集 六、天宮事 七、餓鬼事 八、長老偈

九、長老尼偈 十、本生經 十一、義釋 十二、無礙解道

十三、譬喻經 十四、佛種姓經 十五、行藏經

第五阿含均為收編無法編入前四阿含經的雜經，四阿含的內容，在諸派大體都有相對互相參照情形，在第五阿含經中，似乎有絕大的差異，今日僅存的只有巴利文的經典而已，漢譯傳下來的也僅是一小部分。以上巴利文的十五篇中，內容較四阿含雜得多，經典的彙集，包括最古老的部份，也包括最新的部份。古老經典中，以四阿含經較之其他經為古老，在佛陀佈教生涯中，供比丘僧衆閱讀的經集，也被引用包括在阿含經中，第五阿含經，古老的部分有小誦經、法句經，以及自說經、長老偈、長老尼偈、本生經等，均是不劣於四阿含的古老經典，這些古老經典是除四阿含經以外，為研究原始佛教的重要部分。所以這些古老經典中，其中的少部分可在漢譯經典中找到，但在巴利文的全部律藏與經藏中，被（日本）官方翻譯的「南傳大藏經」部分，較容易了解。

然而在部派分裂前的歷史性的律藏或阿含經，現存的已經沒有了，而只有現存諸部派的律藏與阿含經的部分，若採取現存的共同的部分，則大概為原始佛教的內容，部派聖典現存的已經不多，大部分都已失傳，所以從現存聖典所能得的共同部分欲取得全部釋迦牟尼佛全部的教法，是很困難的，假若就現存全部部派的經典，儘量取得各部派前共同的資料，約畧能了解到佛涅槃後一百年或二百年以上的原始佛教。

若是佛說經集是完全直接依照佛說法所寫，或者可以用錄音設備詳細紀錄佛說的話，才能真正代表佛陀說法的真實內容，在過去憑記憶來記錄直接或間接所聽到釋迦牟尼佛的說法，而後代相傳，就第一位的陳述聽者，其所述的真實性仍值得置疑，尤其是有關哲學說方面，必須依據聽者的理解力及因聽、講者的不同而差異，這既使在今日，來記取知名偉人的哲學方面理論，若全憑聽講者的慢慢回想而記錄聽講內容的話，也是無法完全記錄演講者的真正演說內容。

從而，依照弟子記憶的內容，想能完全記述釋迦牟尼佛的說法是相當困難，尤其是有些部分憑記憶的傳述來記載數百年前釋

迦佛的說法，由於有些傳承者的知識程度較低，所記述留傳下來的自然也就比較通俗，因此在今日所僅存的原始佛教資料，似乎已經流失了許多釋迦牟尼佛真正原始佛學的意義。

須奉命選出僧衆一千人結集，期間九個月，在此次結集，製作了論事（Kathavatthu），而完成了經律論三藏。

## 二、部派佛教

部派佛教從何時開始無法予以界定，大致被認為在阿育王時期前後，如巴利佛教史所傳的，阿育王的有關的史傳，以各部派內容各異其趣<sup>①</sup>，巴利佛教所傳下來關於阿育王時代的第三次結集，從其他部派來說明此次結集來看，在阿育王時代，到底分成多少部派？還是值得研究探討的問題。

所謂十八部或二十部的成立之後，大約在西曆紀元的前後<sup>②</sup>，若以某種標準來界定部派的完成，則該說是經、律、論三藏的完成，經藏與律藏已如前所述，其原形在部派分裂以前大體就已經成立了，只是在後來部派時代，由於各部分意識形態的原因，有了某些增刪和修正。

（未完）

茲就已存的原始佛學藏經資料，所存的律藏與阿含經可能有的缺點來說，僅存的似乎僅以部派佛教出家中心的佛學部分傳承下來，首先，單以律藏部分，僅是出家僧團的必須遵行的戒律，只阿含經中對一般在家修行者說法部分，大部分是爲出家專門學識，在家衆在出家前一階段的事情，原本釋迦牟尼佛似乎不僅只是對出家衆說法，應該也有許多對一般在家居士大衆的說法，然而在今日僅存的經典中，十之八、九成均是佛陀對出家衆的部分，原始佛教後期以來，特別是部派佛教，漸漸大都以出家衆爲中心的傾向。出家衆對戒律的守護及對教法的修行，都是第一重要的，而沒有其餘有關民衆教化面等問題，以今日我們所從佛說的經典中，在適合一般人的佛說經典，恰當的資料很少，而絕大多數是爲出家衆部分。然而，佛陀實際多年的說法，並不限於以出家衆爲對象，因而知道，今日失傳的部分應該不少。

誠如以上所說，研究今日僅存的原始佛教經藏，若不考慮到以上的情形，則將會誤解釋迦牟尼佛多年說法的真正意義。

註一：第一次結集爲釋迦牟尼佛示涅槃當年的雨季，以大迦葉（Mahaka-syapa）爲上首，五百大弟子集合於王舍城，合誦佛陀教法，以防異論發生，並確定佛陀遺法及遺戒，地址爲王舍城婆訶羅山（Va-ihara）的七葉窟（Sapta-pama-guha），開始日爲該年六月十七日，會期七個月，五部四阿含的原型，由是而成。

註二：第二次結集爲佛陀示涅槃後經過百年，由七百上首僧衆在吠舍離城舉行了第二次結集，將十事不同的異說予以判定非法，再合誦「經」與「律」，費了八個月的時間而完成了結集，可是其他多數的僧衆不服決議，另於一處會合結集，叫大結集。

註三：第三次結集於阿育王之世，結集的地點爲華氏城。阿育王篤信佛教，建立很多塔寺，供養許多僧衆，單位華氏城鷄園寺（Kuk-kutarama）僧衆就有六萬多人，由於異論紛爭，王乃請目犍連帝子須（Meggaliputta Tissa）來確定教條，謀求僧衆和合，帝子

① 阿育王有關的傳記，大體來說，南方上座部以巴利所傳，北方所傳爲阿育王與有部所傳，依據南傳阿育王的即位約在釋迦牟尼佛涅槃後二一八年，北傳的年代則爲佛陀涅槃後百餘年，南北兩者各以釋迦牟尼涅槃時以後作論據，然時間相差約百年，開於阿育王的記事，南、北所傳也有相當的差異，北傳的部分以在今日遺跡所發現的都可吻合，大體來說北方傳的以故事典故較多。南傳的以阿育王即位的年數來說，較史實所載稍多，然對阿育王時代，王對各地派遣的佛教傳教使節等的巴利傳與阿育王的碑文也大體都相一致。依據巴利所傳，道師一人的遺骨在近年被發現，及曾任阿育王師巴利佛教的最高長老的遺骨被發現的說法是相當一致的，此也證明了巴利傳的史實性，或許阿育王爲了信奉巴利佛教。北傳的有部，最初在西北印度弘法（那僕底國Chinabukti 閨林寺 Tamasavana - Sangharama 迦多衍尼子製作發智論），後來自成一派，從而南、北相傳，其中所傳因爲各部派表面的關係等，所傳下來關於阿育王的事迹已全然不同，兩派所傳最高長老的名字均不相同，或者兩者都不知道的緣故吧。

② 部派分裂所傳文獻，南北相互約有數種，從佛陀涅槃後的最初分裂，乃至十八部或二十部最後的分裂三、四百年間，大約在西元前一世紀，此二十部以後的時代也仍有流傳下來。

# 懷念錫蘭三比丘

無虛

一九八六年「法音」第一期內載——斯里蘭卡 (Sri Lanka，舊稱「錫蘭」) 的佛教概況。文內提到了中斯佛教關係。從公元四一〇年法顯訪斯開始，直至一九六一年為止。其中更提到了四十年代中，中斯曾經交換留學生，法舫法師會到斯講學等事。又提到了世界著名的「金剛寺」Vijarana，及寺中三位學問道德很高的比丘——素默 Soma，開明德 Kheminda，般若西哈 Pannasinha。但沒有提到此三位比丘會於一九四六年到訪上海的一段史實。

筆者何幸得身歷其境，雖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但他們三位的景行以及種種活動，猶清晰地留在我的腦海中，今就記憶所及補述於後。一以填中、斯佛教史實之闕，更藉此以申我對三位大德的懷念！

這是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十一月間的事情。(見附刊三位比丘給我的簽名紀念)那時上海市佛教青年會剛成立不久，由方子藩居士(現已故)任會長，鄭頌英居士任副會長。我任理事之一。

會址設林森中路嵩山路口覺林蔬食處內。聽到香港方面傳來消息，三位錫蘭比丘經由香港海道來上海，將於七月中到達。他們是由錫蘭大菩提學會 (Mahabodhi Society of Ceylon) 與中國國際佛教協會(由太虛法師為會長，會址在南京)協議交換兩國學者計劃之一。他們的使命是去西安設立佛教巴利文學院 (Pali College of Buddhism) 為期五年。並知中國已有兩位僧人由重慶搭飛機經加爾各答 (Calcutta) 轉往錫蘭，已經抵達錫蘭。

三位比丘隨身攜帶書籍四大箱，他們都能說流利的英語，對外發言則由素默比丘擔任。

上述消息由一位香港記者訪問那時留港來滬途中的三比丘而刊登於香港英文報紙上的。我則由素默比丘交給我原稿的英文副本，現仍保留我處。

三位比丘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到香港的。正確到上海的日期已不清楚，大約是七月中旬。據我記得當時有僑居上海的錫蘭

商人名Kekambi者首先知道三位比丘的接待與居住發生了問題，

主持交換僧侶的太虛法師那時不在上海，而中國國際佛教協會也沒有負責人駐上海。此事給佛教青年會知道了，覺得義不容辭決定設法招待，直至他們與太虛法師得到聯絡為止。當時各理事分頭努力發覺各佛教寺院因言語隔閡與律儀不同，竟無一能承擔供養之責。經由會長方子藩居士得到趙樸初居士的協助，商借到佛教淨業社（上海赫德路）數間住房以供三位比丘安居，因我們並不熟悉南傳比丘的律儀，一應飲食起居均由留居上海的錫蘭僑民依律如法供養。其他弘法、觀光等活動則由佛青負責，我則擔任了聯絡與翻譯任務。

三位比丘中以般若西哈資歷最高，次為素默與開明德。素默比丘負責一應對外事務。因而我與他接觸時間最多。我的印象是：般若西哈是靜默仁慈，素默是睿智多聞，開明達是安詳隨和。在上海安居的數個月時間內從來沒有聽見到他們疾言厲色，或高聲談笑。遇有重要事故只見他們用本國語商談，但最後決定總是出般若西哈做的，由素默傳達。

在上海他們約留四個多月，與在內地（記得是西安）的太虛法師書信與電報聯絡。詳情不知。只聽得最後太虛法師要他們自往西安。那時素默比丘發氣喘病，又因上海天氣轉冷，病情惡化，終於他們決定暫返香港居住一個時期，待看素默比丘病情再作最後決定。那時我亦因業務關係去香港設分公司，又得與三位比丘親近幾個月。我記得他們由顏世亮（現忍慧法師）馮公夏居士等與在港錫蘭僑商共同負責供養，住在灣仔一個小學校內。

素默比丘的病情不見好轉而日趨嚴重，終於決定返錫蘭。中錫交換出家人的歷史使命也就此中夭了。迄今思之，令人悲慨而已！

在留上海期間有下列數事足可一記。

### (一) 電台播音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素默比丘假上海福建路心光廣播電台合作佛學英語演講一次。題為：The Religion we Need（我們所需要的宗教）。我仍保留這講稿的副本。

一九四六年九月廿二開明德假上海大中國廣播電台亦作英語演講一次，題為：Principles of Non-Violence（非暴力主義）。我記得此稿是由我譯成中文的，但遍尋不到，大約遺失了。惟英文原稿仍存。

### (二) 講授巴利文

由素默比丘發起及講授，參予學習者主要以佛教青年會會員為主。我所記得的有：方會長，方盧秀清（方夫人），王兆基（佛青理事），蔡惠明（佛青最年青幹事）我姊姊慶圓，妹妹慶玉等十數人。用的課本是：An Elementary Pali course by Narada therā（金剛寺長老比丘納拉達）。最可惜的是在開班時攝有紀念性照片一幀，現在遍尋不到了。

我所保存的練習簿告訴我們學習了全書約四分之一。這講授班亦隨比丘們離上海而夭折了。

### (三) 觀光杭州

由方子藩，王兆基及我發起請三位比丘去參觀杭州佛寺。我們請一位熟悉杭州寺院的孫居士作嚮導。

我們朝拜了天竺，靈隱等大寺院。在靈隱寺客堂門前攝了一幀富有紀念性的照片（見附照）。前排自左起：開明德比丘，素默比丘，般若西哈比丘，却非老和尚（靈隱寺方丈），靈隱寺監院（名已忘），成元法師，某法師。後排自左起：筆者，方子藩，孫居士，王兆基。

其中素默比丘，開明德比丘，成元法師，方、孫、王三位居士均已去世。般若西哈比丘，據「法音」內載現主持金剛寺所辦的一所「比丘訓練中心」 Bhikhu Training Centre，實際上是一所佛學院。照片內餘三位法師則現況不明。

我記得素默比丘在鄰近西湖的一所寺院內（名已忘）被邀作了一次演講，聽眾數十人，由我翻譯成華語。寺內供有觀世音菩薩。他即以觀音菩薩的慈悲作為主題講得非常動聽。他事後告訴我這講題不是事先準備好的，即境有感而說，可見他才思非常敏捷。

順便一說那位成元法師，他是醉心於比丘乞食生活的。在錫蘭比丘到杭州之前，他已經以杭州海會寺為中心提倡比丘托鉢乞食，並印有緣起簡章一份（我仍保存）。聽說錫蘭比丘到杭；他

迫不及待來拜訪

，請教有關比丘

戒等事，由我傳

譯，素默比丘主

答。他問是否可

由三位比丘傳他

比丘戒。答：在

南傳佛教國家至

少需要十位得戒

比丘才能傳一新

比丘。在北傳國

至少也要有五位

比丘。他問：他

現行托鉢乞食是

否可以繼續行使

？答：不可。因

他現在穿着，行

相（請看照片）都不如律。依戒律一切不如律的即不能做。我勸你還是穿中國僧袍，到如律受戒後再行乞食。結果他十分失望。後成元法師不久即去馬來西亞依一位錫蘭比丘為師，受了沙彌戒，在檳城並舉辦中國佛教律學苑。寄了一冊他師父寫的佛教著作給我。書面上並寫一偈曰：「比丘八正道，佛法中第一，托鉢戒銀錢，滅世出世爭。」後書「錫蘭巴利文系新學沙彌成元題。」法師現已去世，但他可說是素願得償了。

三位比丘留港期間因素默比丘有病故活動不多。素默比丘英文著作甚多，據我所知有十餘種，內以英文本。The Path of Freedom（解脫道論）。堪稱鉅著。據序文說此論原名 Vimuttimagga 為錫蘭一位阿羅漢所著。但巴利文原著已佚，後經素默比丘主譯，由中文譯成英文一九六一年出版。他另一著作 Anapana Sati（數息觀）承他送我一本，書內並由三位比丘題字簽名。（見附刊



基兆王 士居孫 蕭子方 虛無羅(起左排後)  
丘比哈西若般 丘比默素 丘比德明開(起左排前)  
師法某 師法元成 院監寺隱靈 尚和老非却

三 比 丘 簽 名

To Y. Y. Loo Esq

With love and gratitude  
for his great devotion to  
the Ceylon Buddhist  
Mission during its  
stay in Shanghai July -  
Nov 1946.

M. Paññāsīha.

Bhikkhu Soma

Bhikkhu Kheminda.



## 「大智度論」集粹之五十四

）時佛告須菩提：「是阿鞞跋致菩薩摩訶薩，大功德成就是阿鞞跋致菩薩摩訶薩無量、無邊功德成就。何以故？是阿鞞跋致菩薩摩訶薩得無量無邊智慧，不與一切聲聞、辟支佛共故。阿鞞跋致菩薩住是智慧中，生四無礙智，得是四無礙智故，一切世間天及人無能窮盡。」

文須菩提言：「世尊！何等深奧處，阿鞞跋致菩薩摩訶薩住是中，行六波羅蜜時，具足四念處乃至具足一切種智！」

若佛告須菩提：「深奧處者，空是其義，無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染、離、寂滅、如、法性、實際、涅槃、如是等法是爲深奧義。」若菩薩摩訶薩，如是甚深法與般若波羅蜜相應，觀察、籌量、思惟，作是念：我應如是行，如般若波羅蜜中故；我應如是學，如般若波羅密中說。若是菩薩能如說行，如說學，如般若波羅蜜中觀，具足精進，一念生時，當得無量無邊阿僧祇福德，是菩薩摩訶薩超越無量劫，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況常行般若波羅蜜，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念，……一念頃超越劫數，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遠離衆罪，所謂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罪。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一日所得善根功德，假令滿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中餘功德，猶亦不減，於餘殘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千億萬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阿鞞跋致菩薩得無量無邊智慧，不與聲聞、辟支佛共行者，要先知而後行，行已受其功德，以是故說功德因緣由於智慧無量無邊。智慧者，所謂般若波羅蜜是。

菩薩住是般若波羅密中，能生四無礙智，一切法實義中，智慧無礙無障。既知義無礙已，分別種種諸法名字，爲說義故，是名法無礙。是名字要由言語，由言語故出是種種名字，是名辭無礙。得是法無礙及辭無礙，便樂說諸法實義，是名樂說無礙。菩薩安住四無礙中，一切衆生問難，無能窮盡。

阿鞞跋致住是（四無礙）深奧處，能具足六波羅蜜，四念處，乃至一切種智。空乃至涅槃，是名深奧。所謂空，非直口說名字故空，分別解諸有相；內不見我，外不見定實法。得是空已，

# 就成德功薩菩論

景事式華論卷始，唯無音釋而無，良原卦太思非常妙  
蘿。讀音音蘿卽聲悲音，生靈羅音非常譯釋。卦事發音福  
丁一九而對，聲參傳十人，由其羅羅鬼華部。寺內共育體共音善  
潤得靈，顯卦內綱三卦去輔明曉的不誤。  
如一週「卦五開靈中心」Buddha's Land & India Center，寶藏王景一  
士國。妙苦西留弘正，獻「老子」內難更生耕金闕寺潤機  
燭正五，開度壽弘正，如云壽祖，古

智  
銘

立制

觀一切法相皆是虛誑，有諸過罪，若滅諸相，更不作願生三界。此空是得道空，非但口說，是故言深。空亦復空，若著是空，則有過失，是不名深。若空從破邪見故出，是爲深。若於空中，亦不著空故亦深。

觀五衆生滅，破常顛倒，觀畢竟空，破生滅。何以故？空中無無常、無生滅故。無生滅有二種：一者、邪見人謂世間常有故，無生滅；二者、破生滅故，言無生滅。此中破生滅，亦不著是不生不滅故，名爲深。諸煩惱難除故，言離欲寂滅故深；錯誤易，真實難故。如、法性、實際爲深涅槃，諸梵天等九十六種道所不能及，故深。涅槃中，一切得道人，入者永不復出，故深。

此中說空等法深，は何等空？有人言：三三昧昧空、無相、無作；心數法名爲空，空故能觀諸法空。有人言：外所緣色等諸法皆空，緣外空故，名爲空三昧。此中佛說：不以空三昧故空，亦不以所緣外色等諸法故空。何以故？若外法不實空，以三昧力故空者，是虛妄不實。若緣外空故生三昧者，是亦不然，所以者何？若色等法實是空相，則不能生空三昧，若生空三昧則非是空。此中說，離是二邊說中道，所謂諸法因緣和合生，是和合法，無有一定法故空。何以故？因緣生法無自性，無自性故即是畢竟空。是畢竟空，從本已來空，非佛所作，亦非餘人所作。諸佛爲可度衆生故，說是畢竟空相。是空相，是一切諸法實體，不因內外有。是空相有種種名字，所謂無相、無作、寂滅、離、涅槃等。

正觀色等一切法得涅槃，色等諸法因涅槃故甚深。是故：經中說：色等如故深，色等如，即是正觀。所謂如非是色，非離色。是甚深法與般若相應，觀察、籌量等，一念生時，得無量無邊阿僧祇福德。觀法得無量福德，而福德從大慈大悲愍衆生故生，如罪亦由惱害衆生故得。菩薩煩惱未盡故，應有福德果報。蓋菩薩不證，更有生故，便有福德。諸法實相，得有深淺，是菩薩深入實相故，一念中，福德無量無邊。如是一念因緣，事超一切。菩薩如是行六波羅蜜，所得福德無量乃至無數譬喻所不能及。

佛告須菩提：「般若波羅蜜，是諸菩薩摩訶薩道，乘是道，

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摩訶薩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應方便學般若波羅蜜廻向。行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知因緣起法亦空，無堅固，虛誑不實。何以故？是菩薩摩訶薩住是十八空，種種觀作法空，即不遠離般若波羅蜜。若菩薩摩訶薩如是漸漸不遠離般若波羅蜜，漸漸得無數無量無邊福德。無數者，不墮數中！若有爲性中，若無爲性中。無量者，量不可得，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無邊者，諸法邊不可得。」

離般若波羅蜜，恒河沙等刼供養三寶，不及一日行般若波羅蜜。菩薩行般若，過二地，入菩薩位，成無上道。般若是諸佛母，住是般若中，能具足佛法。般若波羅蜜無雜毒，正廻向故。

有爲法皆虛誑，不得以虛誑法入正位，得聖道。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所作福德，知皆虛誑，空無堅固，心不著是福德，是福德清淨故，勝餘福德，此中佛說菩薩善巧：學十八空，雖觀空知一切法相不可說，而爲衆生種種方便說法。雖知法性中無有分別一相無相，而爲衆生分別是善是不善，是可行是不可行，是取是捨，是利是失等。若菩薩雖觀畢竟空，而能起諸福德，是名不離般若波羅蜜。若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漸得無數、無量、無邊功德。何以故？若菩薩初學般若時，煩惱力強，般若力弱，漸漸得般若力，斷諸煩惱，滅諸戲論，是故得福德無數、無量、無邊。

是空法相不可說，若可說，不名爲空。佛以大慈悲心憐愍衆生故，方便爲說，強作名字語言，令衆生得解。諸聖人得諸法實相，入無餘涅槃時，不墮六道數。是實相法亦不墮有爲、無爲等諸邊。四事名雖異，義是一，所謂畢竟空。

是空法相不可說，若可說，不名爲空。佛以大慈悲心憐愍衆生故，方便爲說，強作名字語言，令衆生得解。諸聖人得諸法實相，入無餘涅槃時，不墮六道數。是實相法亦不墮有爲、無爲等諸邊。四事名雖異，義是一，所謂畢竟空。

邊。是實相法寂滅故，說無著。是實相法我、我所定相不可得故，說空。空故無相，無相則無作、無起。是法常住不壞故，無生無滅。是法能斷三界染故，名無染。更不織煩惱業故，名涅槃。如是等有無量名字，種種因緣說是諸法實相。

一切法終歸於空，歸於空故不可說，不可說義即是無增無減。是諸法如、寂滅相，是無上道相。寂滅者，不增不減，不高不下，滅諸煩惱戲論，不動不壞，無所障礙。菩薩以般若波羅蜜方便力故，亦能令布施等如寂滅相。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不用初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不離初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用後心……不用離後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中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行般若波羅蜜，具足十地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十地者、具足乾慧地、性地、八人地、見地、薄地、離欲地、已作地、辟支佛地、菩薩地、佛地。具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摩訶薩學是十地已，非初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不離初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非後心……亦非離後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菩薩得無上道，不以初心得，亦不離初心得。所以者何？若但以初心得，不以後心者，菩薩初發心，便應是佛。若無初心，云何有第二、第三？第二、第三心，以初心爲根本因緣。亦不但後心，亦不離後心者，是後心亦不離初心，若無初心，則無後心，初心集種種無量功德，後心則具足。具足故能斷煩惱習，得無上道。

菩薩從初發心來行般若波羅蜜，具足初地乃至十地，是十地皆佐助成無上道。菩薩於十地，地地中觀具足，二事具故名具足。菩薩滿足九地，修集佛法，十力、四無所畏等雖未具足，以修習近佛故，名具足，以是故，言十地具足故，得無上道。

是諸法，皆因緣和合故，非初，亦不離初。非後，亦不離後而得無上道。諸法畢竟空故，不生不滅，爲衆生以六情所見，以心有生滅故。心滅已，云何當更生，若心滅已更生，則墮常中。生滅是相待法，有生必有滅故，先無今有，已有還無故。若心滅

即是滅，則一心有兩時：生時、滅時。說無常者，心不過一念時，如阿毘曇經說：有生法，有不生法；有欲生法，有不欲生法；有滅法，有不滅法；有欲滅法，有不欲滅法。生法現在一心中有二種：一者、生；二者、欲滅。生非欲滅相，欲滅相非生，是事不然。若滅相非即是滅者，應常住，若常住，即是不滅相。「如一」，是一相不二相，心憶想分別因緣生故，是二相。如無所知，心有所知。「如」畢竟清淨故無所知，心有所覺知故。離如心亦如是，何以故？一切法皆有如，云何離如而有心？如中無分別，是知、是可知，是菩薩不住如、法性、實際，直行深菩薩道。如是行，是爲行深般若波羅蜜。

菩薩如是行，爲第一義中行，第一義中行非取相行，一切法畢竟空，無憶念，即不行相。相從本已來無，但爲除顛倒故，不壞法相。菩薩不作是念：我當破相故行般若。是菩薩未具足佛十力等諸佛法，以方便力故，不作有相，不作無相。何以故？若取相，是相皆虛誑妄語，有諸過失；若破相，則墮斷滅中，亦多過失。是故，不取有相，不取無相。取相卽是有法，不取相卽是無法；方便力故，離是有、無二邊，行於中道。

此中佛自說因緣：所謂知一切法自性空故，不著有無。自相空破一切法相，亦自破其相。菩薩住是自相空，中起三三昧，利益衆生。衆生於六道中，種種作願受身：有人不攝心，不能修福，自放恣隨意造業，若墮地獄。有人攝心，能折伏慳貪，行布施、持戒等善行，是人生欲界天中富樂處。有人離欲界、除五蓋，因信等五根，得五支等諸禪，則生色界。有人捨諸色相，滅有對相，不念離相故，入無邊虛空處無色定等。是諸所作，皆是邪願。何以故？久久皆當破壞墮落。菩薩以是無作三昧，斷衆生作欲。衆生見是來去、語言諸相故，謂有人、有我、有我所，起顛倒心，但憶想分別故，有是錯謬，菩薩以空三昧，斷衆生我、我所心，令住空中。又衆生取諸男女，色聲，香味、好醜、修短相，以取相故，生種種煩惱，受諸憂苦，菩薩以是無相三昧，斷衆生諸相，令住無相。以是因緣故，具說三三昧，教化衆生，功德成就。



豐子愷先生

## 繪「護生畫集」因緣畧記

朱幼蘭

豐子愷先生的「護生畫集」，是一部圖文並茂，詩趣盎然的佳作，爲佛教界、藝術界所珍愛。

豐先生發大悲心，以藝術作方便，用生花之筆，作「護生畫集」，深入淺出，婦孺皆曉，不僅對初接佛緣者以啓蒙之錫，也給未信佛者以護惜物命的啓示。其用心之苦，寓意之深，實爲近世佛門之創舉。

一九二九年弘一法師五十壽誕時，作爲法師皈依弟子的豐子愷乃作護生畫五十幅爲晉壽禮，以報師恩。弘一大師見而喜之，並親爲題詞，師生合作，珠聯璧合，相得益彰。越十年即一九三九年，弘一大師六十壽辰，先生續作護生畫六十幅，仍由法師題詞。當時法師與先生相約，七十歲繪七十幅，八十歲繪八十幅，刊第四集，乃至百歲繪一百幅，第六集，護生之願，弘遠如

斯。豐先生以師命唯謹，鄭重作季布諾，在爾後四十年間，始終拳拳不忘。

弘一大師於一九四二年圓寂，豐先生悲痛之餘，念念不忘作畫護生的宏願與諾言，至一九四九年繪就護生畫七十幅，作爲第三集由葉恭綽居士題詞，印行流通。

一九五〇年後，豐先生定居上海，我素慕先生的繪畫、音樂的造詣，遂趨庭拜謁，尊以爲師。先生宏通佛理，待人古道熱腸，蒙以弟子視我，一九六〇年，他在百忙中作護生畫八十幅，不以我德薄能鮮，囑爲題詞，我當時唯唯應諾，未敢稍怠，虔心書寫，完成師命。是爲「護生畫集」第四集。

「護生畫集」第五集，本應在一九六九年繪成，而先生提早在一九六五年就繪成了九十幅，由虞愚教授題詞後，即寄往星洲

廣治法師，翌年「文革」開始，現在回想豐先生提前繪就此集，殆佛力於冥冥中促成耶！

十年動亂，一場浩劫，豐先生受到衝擊，「護生畫集」成爲批判材料。然而，先生畢竟學佛有得，臨危不懼，仍然以護生畫第六集夙願爲念。遂於一九七三年毅然決然籌畫第六集，以圓滿其功德。但在「文革」動亂中，有關書籍損失殆盡，缺乏畫材，先生於此頗費躊躇。一天，他與我談及籌畫護生六集事，命我搜尋可供參考的書籍。我回家在塵封的舊書中找到『動物鑒』一冊，送去，先生翻閱後笑曰：此書材料豐富，有此參考，畫材不愁了。先生篝火中宵，認真選材構思，鶴未鳴即起床，孜孜不倦地作畫，不久，百幅護生圓滿告成了。他將畫稿給我看時，低聲對我說：「繪『護生畫集』是擔着很大風險的，爲報師恩，爲踐前約，也就在所不計了！」並說：「此集題詞，本想煩你，因爲風險太大了，還是等來日再說吧。」我聽後，深感先生的爲人，時時想到別人的安全，唯獨不考慮自己的安全。我在先生爲法輕身精神的感動下，就毛遂自薦說，我是佛門弟子，爲宏法利生，也願擔此風險，樂於題詞。先生見我至誠，也不固拒，於是護生第六集的書畫，在艱難中提前於一九七三年完成定稿了。越二年，先生西逝，在安詳舍報之前，以護生畫六集的夙願，前後經過五十年左右，終於圓滿完成爲慰！

護生畫四至六集，得以刊世，此中亦有一段因緣。豐先生於一九四八年去廈門南普陀寺憑吊弘一法師講學遺址時，正值廣治法師從南洋雲游廈門，兩人神交十七年，不期而遇於南普陀寺，一見如故。在暢談中，廣治法師請他繼續完成『護生畫集』並先爲集資付印。以此因緣，此書的後三集得以行世流傳。

『護生畫集』從一至六集，相距約半個世紀，其間經過抗日戰爭和十年動亂，其中一至三集由散失而重集，勝緣奇蹟，不可思議。自從粉碎「四人幫」後，佛日重輝，豐子愷先生已恢復名譽，『護生畫集』亦已刊行。先生有知定當含笑蓮邦。

「豐子愷先生繪『護生畫集』畧記」一文，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寫的。現再作闕於『護生畫集』因緣續記如下：

收纂『護生畫集』一至六集原稿，僑居新加坡的廣治法師，爲了紀念豐子愷逝世十週年並參加浙江桐鄉緣緣堂重建落成典禮，於一九八五年九月專程回國。廣治法師事先將回國到滬日期寫信告訴了我，我會往機場迎接，並在廣治法師下榻的華僑飯店，親聆法師慈祥開示，使我深受教益。法師曾對我說：『護生畫集』一至六集原稿，各地佛教界和美術界視爲珍品，我在新加坡時收購『護生畫集』原稿，均被我婉言謝却了，此次我把『護生畫集』全部原稿帶回，我決定將『護生畫集』原稿捐獻給國家』。我聽後十分感動。後來廣治法師在完成了參加緣緣堂重建落成典禮後，將『護生畫集』全部原稿，捐獻給杭州浙江省博物館，爲此，浙江省博物館還舉行了隆重的接受捐獻儀式。

豐公故居緣緣堂昔毀於兵燹，今重建落成。喜得勝緣親往祝賀，奉獻蕪詞誌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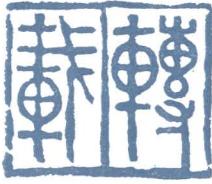
吳企堯  
乙丑仲秋

護生畫集入人心，說理分明淺亦深。  
渴望世間消劫火，蓮花筆底灑甘霖。

無端日寇太猖狂，兵燹摧殘處處荒。  
省識緣緣不盡，華堂毀後慶重光。

結隊驅車訪石門，豐公遺範八方尊。  
摩挲手澤心香繞，讚歎多生植善根。

躬逢勝事喜開顏，珍惜光陰莫放閒。  
兩個文明同建設，終期淨土現人間。



# 炳公老師在臺建社弘化史實

——兼述老師與我的因緣

朱斐

## 一、初識因緣

遠在民國卅八年農曆二月十九日，台中寶覺寺爲首次蒞台中的慈航老法師舉行的歡迎大會上，我與炳公老師第一次見面於此。那時我在省立台中圖書館任職總務部主任，他老聽我說會皈依靈巖印組，特別親切地握着我手竟稱我師兄。原來他也是印祖座下的皈依弟子，他的法號是「德明」，我是「宗善」。德字輩在先，宗字輩在後，我應該稱他師兄才對。由於叨在同門的因緣，我倆的關係，雖爲初識，便往前進了一步。

慈航法師是我卅七年來台後，於農曆十二月初八日在中壢圓光寺皈依的第三位師父。因爲他的台中之行，而促成我與佛教文化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事情是這樣的，當時寶覺寺有一位上海來的大同法師，帶來一份「覺羣」月刊在台復刊，但不久大同法師離台赴港，捨戒還俗去了，覺羣就此停刊。由於慈老的來台中，與寶覺寺住持林錦東（宗心）居士談起，深感覺刊仍有繼續出

版的必要，就商於我，希望我在公餘擔負起覺羣的編務，雖然我對編輯工作一無所知，可以說完全是外行，但在慈老的鼓勵下，就勉強答應下來了。爲了編刊需要多方開拓稿源，除了慈老已面允不斷供稿外，我得不到處拜訪佛教大德，尋覓稿源，自然這位初識的炳老師兄也是對象之一。終於他老也答應每期爲覺羣闡一「佛學問答」專欄，爲讀者釋佛學上的疑難。有這兩位一縉一素的大德撐腰，我也就無所畏懼的幹起來了。我因此將覺羣的旨趣宣佈爲「宏揚淨土法門，建設人間佛教。」蓋前者因我會皈依印祖，後者則我亦崇拜太虛大師。不意，因此遭到大醒等法師的異議，他們認爲「覺羣」是太虛大師手創的刊物，不應擅自變更宗旨。同時，覺羣的出版執照並不在台，於是我就決定重新申請登記，將原本是覺悟羣生的「羣」字，改爲「生」字，於是「覺生」在民國三十八年六月試刊一期，七月卅一日創刊。並正式聘請炳公爲社長，又要求他寫了一篇創刊辭，他老人家在創刊辭中說：

「記者這支禿筆的業識，是離開了以前的『覺羣』軀殼，而

投入了這次的『覺生』軀殼，因緣牽聯，呱呱墜地；孤法不生，材必有用，不問環境如何，是要勇往直前來幹一番，但這業識流轉，當然帶來前生的種子，前生是宏揚淨土法門，建設人間佛教；前生如是種因，今生或者如是結果，在願力効率上講，是有可能性的。」

「不過這業識經一次頭出頭沒，就會增加上一層習氣。所以我們又標出了『化導人心，除妄崇真，輔翊政府，興國保民』等口號，其實這仍是建設人間佛教的步驟，更為即世間求菩提故，與淨土法門同時提倡，以使始有所由，終有所歸。……」

## 二、法華寺初講「心經」

炳公老師是三十八年二月來台的，他在台灣的宏法生涯——

第一次識演佛法是在農曆四月初一，地點是台中居仁路法華寺。四月初八浴佛節又作第二次講演，同年五月初二法華寺就改為淨土道場，並開講「般若心經」每週三次，至六月廿二日圓滿，當時周宣德居士亦為聽眾之一。同時他老又在法華寺內設施診處，因為他是一位持有執照的國醫師，親自為病者解除身苦，免費診病。據法華寺劉智雄住持的記錄，他老於一年間處方一千四百多張，貧病者兼施藥物，本省籍的中醫師賴棟樑居士作為他的助手。

卅八年農曆六月初九日，師又在台中忠孝路靈山寺成立淨土道場，最初講「普門品」，繼講「阿彌陀經」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至卅九年復講「無量壽經」及「觀無量壽經」，直至四十年八月十六日圓滿，又演「往生論」，至此淨土三經一論並一章，俱已演畢。

卅九年農曆二月，炳公老師為靈山寺首次念佛七中每天開示念佛法要，精闢扼要，督促行人，精進念佛，趨向一心不亂。

三、一部彌陀經接引了鸞堂主人

記得在卅八年間，有一天傍晚，炳公老師忽然來到我服務的圖書館宿舍，要我隨他去聽經，他把我帶到南台中的有明巷，一所平房的兩間小屋裏，原來這裏是供奉恩主公——以神道設教的贊化鸞堂。他老應堂主林夢丁之邀來此開講阿彌陀經。除了我以外，尚有朱炎煌、廖一辛、簡國垣、許炎墩、周慧德、池慧霖、鄧明香等，大多是法華寺的聽眾，但也有是該堂的鸞生，如我內人鄧明香就是鸞生之一，那時我們還未相識。每晚聽經回家，我大多與老師及簡國垣等同行，那時老師好像就住在自由路新生報後面，一銀簡經理也住在自由路，都在圖書館附近。講經圓滿的那一次，鄧明香一路上跟着，請教老師許多問題，其中有「什麼是一心不亂？」從此老師就特別注意這女孩，想不到後來圖書館就讀於國語文補習班，才認識了我，她就是現在我的夫人。起初我對李老師到這樣的神壇去講經，頗感費解，但當他一部經講圓滿時，堂主即辭去鸞堂的職位，參加淨土道場，皈依了三寶，我內人當然也是其中之一。至此，我才明白老師到此講經的用意，後來創辦台中蓮社的重要人員中，就有很多是從外道轉變皈依佛教的。正如當年佛陀的弟子中，不是也有很多是外道嗎？

老師在法華寺除設施診處外，還設圖書組，創印「歧路指歸」、「光明畫集」、「無量壽經」、「學佛淺說」、「勸人專修念佛法門」、「龍舒淨土文」，編印「當生成就之佛法」，還著阿彌陀經的「義蘊」，和「插註附表解」等。

在卅九年老師講經說法的地方，只限於法華與靈山兩寺，在卅九年六月起，他老就開始至豐原慈濟宮、台中寶善寺、豐原龍意堂、二份埔慈善堂、彰化晏華堂、鹿港龍山寺等各處講經說法。到處廣結法緣，蓮風大扇。

#### 四、台灣佛教第一個蓮社成立

至卅九年農曆二月初七日成立台中佛教蓮社，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暫借法華寺爲臨時社址，老師當選了第一屆蓮社社長。

同年大除夕，我與鄧明香小姐在台中慎齋堂舉行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佛化婚禮，恭請炳公老師爲我倆福證。

四十年五月十六日隨老師遠征屏東，應東山寺邀前往作爲期一週之宏法宣講「彌陀經」並成立念佛團，蓮風因此吹向南部。

四十年七月台中蓮社已先購得南區綠堤巷廿九號沿着綠川的一幢日式平房開始遷入正式辦公，並在幾疊榻榻米上作爲各念佛班集會的場所，屋後一片空地，準備建一大殿兼作講堂，把後門改爲前門而沿綠川的前門改爲後門，但後來重建時，不知誰的主意又把後門恢復爲前門，前門却又改爲後門，門牌却在後門。

台中寶善寺老住持達善師住世時，對於弘法的工作頗不遺餘力，當四十年八月請老師每週末一次，舉辦佛學通俗講座，專爲訓練佛學講演的人才而設，正式學員五十人，旁聽的不下百餘人。那時我們都報名參加，後來住持去世，該寺法務後繼無人就此停止。

#### 五、自編教材組弘法團

十月間老師又在蓮社成立台中監獄宏法團和女子宏法團，老師自編教材，並親自講習一遍，下一週即由弘法團學生至監獄宣講，分外省籍與本省籍應機施教，免得浪費時間在譯話上，效果頗著。女子宏法團則初在台中市區街頭巷尾，假蓮友家中或騎樓下，舉行通俗佛法講演會，他們集合附近的鄰居友好作爲聽眾，收效頗廣。

大概在這段時間，我們宏法團的學生，都按儒家古禮，向老師行拜師禮，紅包中只准放進一元作爲「贊敬」，別的什麼都不收。有人誤會老師收販依弟子，其實這是兩回事。代說販依則或

有之，因爲當時台中沒有正式的出家師父，所以最初他都寫信給四川的如岑法師介紹通信代說販依，（法華寺的第一批學生大多販依如岑法師）後來台灣與大陸通訊中斷，他老曾在蓮社恭請斌宗大法師、證蓮老和尚、懺雲大法師、會性法師等蒞社爲諸蓮友請授居家諸戒，平時則介紹販依證老、南老、印老等由老師在佛前方便代說，但絕不授戒。依佛法說，附近若無比丘時，尚可在佛前自受販戒，這樣做法，似並無不合之處。

#### 六、蓮社落成春節弘法

蓮社的大殿兼講堂建築，經一年竣工，於四十年農曆十二月初七日（41、1、3）舉行成立一週年紀念暨落成典禮。

四十年底台中蓮社首次舉辦了冬令救濟，施米數千斤。

四十一年春節正月初九起，首次在蓮社新講堂舉行春節演講大會。同時又成立天樂班西樂隊，參加者有陳天生、胡遠志等十數人。每日講前由青年們隨樂隊提燈遊行於市區，分發傳單勸人信佛前來聽講，當經過蓮友家門口時，多放鞭炮以表歡迎。行人見到燈籠上「南無阿彌陀佛」六字，紛紛投以新奇眼光，駐足而觀。春節効法收効尤廣，吸收新人，加入蓮社者，不在少數。

四十一年農曆二月十九日爲台中蓮社新塑西方三聖像陞座。

四月間蓮社又附設國文補習班，吸收青年男女失學者，予以補習國文及佛學常識，老師親編佛學常識課本。我也擔任教席，專講佛學常識。

#### 七、由「覺生」而「菩提樹」

炳公老師以事務繁忙，於四十一年十一月辭去覺生社長職，我也因與發行人旨趣不合，退出「覺生」，在四十一年十二月，另起爐灶，創刊「菩提樹」，十二月八日出版。

新刊的命名，我本擬以「菩提葉」爲名，因古印度以貝葉刻經故；後來炳公說菩提葉沒有菩提樹來的好，所以就決定命名爲

## 「菩提樹」。

世事變遷無常，從「覺生」而「菩提樹」，獨挑大樑恐力不能勝，乃懇請老師繼任社長，但他老人家以事繁未允，不過仍允為菩提樹也寫一篇「創刊辭」。他老在創刊辭中有一段說：

「記者這枝筆，在近二十年間，一提到手裏，差不多就是些「三藐三菩提」，大胆的說，這樣好像佛法百億俱胝分中的一分小使者，也像佛法的小播音機。自遷到台中，曾借覺羣月刊生滅了一次，又在覺生月刊生滅了一次，現在又是滅而復生了。」

「這一生滅，是何因緣，是先要說明的，這枝筆固然是佛法小使者，小播音機，却是記者色身的冤家，一年復一年，它的頭髮是由白轉黑，記者的頭髮反是由黑變白。又加上賓客來往，書信裁答，早就感覺應付不了，在今春就發願與它絕交，一直到了上月纔達目的，把它往地下一投，由它滅去。」

「愈是怨憎愈聚會，台中忽又生了一株菩提樹，各方發菩提心的大德，竟連接的來信，促我拾起舊筆，來與菩提結緣！記者躊躇了半晌，拿起鏡子自己一照，真是「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隨着向各方辭謝。那知不得人的諒解，更來了許多責備：甚麼不培養菩提樹，那有菩提果？甚麼只圖清閒，是無悲心的自了漢！甚麼衆生是菩提樹根，不發大悲心，是不向它澆水！甚麼頭上白了幾根煩惱絲，心裏就絕了菩提種，這是貪著煩惱、斷滅菩提！逼得記者走頭無路，只得拾起舊筆，再讓它出生。」

這一段開場白，雖無社長之名，却負起了社長的實質關係。

炳公老師為菩提樹定下旨趣，標榜出：一、提倡淨土，二、勸導持戒，三、宣揚大乘，四、維護正法，五、灌輸愛國思想等五大目標，朝這方向邁進。

## 八、為痲瘋病人的呼籲

炳公老師於四十一年九月間曾接到新莊塔寮坑樂生療養院慈惠會來函，因該院患者全係痲瘋病人，內有信仰佛教者三百餘人。

## 九、功成護賢擔任導師

台中蓮社在同年十二月十六日新成立了往生助念團。但炳公老師却於四十二年一月十一日辭去了蓮社社長，功成身退，讓賢慈航老法師擇定五月廿三日舉行落成典禮，恭請章嘉大師親臨主持，是日參加大德有南亭、白聖、道安、覺淨、慶規等諸長老，朱鏡宙、孫張清揚、李子寬、周宣德等五百餘人。

炳公老師為菩提樹定下旨趣，標榜出：一、提倡淨土，二、勸導持戒，三、宣揚大乘，四、維護正法，五、灌輸愛國思想等五大目標，朝這方向邁進。

四十二年一月十五日，本省台南縣白河大仙寺首次傳四衆大

戒，戒和尚是大仙寺住持開參長老，三師爲焦山智光老和尚、金山太滄老和尚、河南道源老法師；白聖法師開堂，戒德法師陪堂，而尊證則有證蓮、南亭、慧峯、煮雲、悟明、印明、眼淨等法師。台中蓮社經炳公老師的鼓勵督促，有董正之、朱斐、林看治、鄧明香等四人發心求在家菩薩戒，出家戒戒期半月。自農曆十二月初一至十五日圓滿。但在家戒自初六日始，十五圓滿。在家受戒者將近三百人，出家衆共一百七十六人。

蓮社落成後，自四十二年農曆新年春節講演大會後，李老師就開講「阿彌陀經」，採教學方式，俾宏法人員學習。學員四百餘人，中秋前夕圓滿。

## 十、大安不安蓮社救災

這一年八月十九日的尼娜颱風給中部大甲溪帶來了災害，台中蓮社發起救災活動，前往大甲及大安兩災民收容所慰問災胞，攜帶現金、實用品等予以分送。此時女子宏法團在現場展開個別施教並分贈佛書。一行卅餘人在李老師及德欽社長率領下，第一次表現出佛教慈悲濟世的精神。

四十三年二月十九日炳公老師應台中慎齋堂之請，開講彌陀經八天，最後一天念佛追悼於四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圓寂於寧波天童寺的圓瑛老法師，會中分贈圓瑛老法師著「勸修念佛法門」及李老師編著的「當生成就之佛法」兩種以資紀念（按圓瑛老法師曾於四十年前蒞臨該堂宣講普門品七天）。

四十三年三月廿八日炳公在靈山寺，開講「妙法蓮花經」。

四十三年五月六日下午九時，慈航老法師於關中圓寂。本刊正在發行第十八期的時候，炳公老師從豐原回來獲悉此一噩耗，立即通知我，於是當即暫停發行，到印刷廠加印「號外」一張，插入十八期中，遍告讀者，同時，決定分函作者徵稿，在十九期特出「慈航老法師示寂紀念專號」，以誌哀思。

四十三年五月八日菩提樹正式恭請炳公老師出任社長，領導  
本刊同人。  
(未完)



佛像  
佛殿  
佛修  
王佛裝  
佛像  
佛龕  
佛補  
王佛裝  
刻木  
供寶  
裝金  
塔金  
配座

另代客拆卸裝運外埠服務

## 大昌佛像彫刻木器

香港筲箕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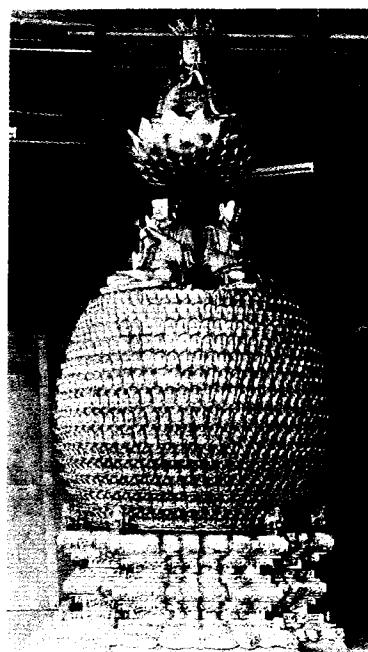
新成街 8 號新成中心 F 地舖

5-673809

### 現貨木彫佛像

- 3呎彌勒佛
- 3呎文殊普賢菩薩
- 3呎韋馱菩薩
- 18吋西方三聖
- 12吋地藏菩薩
- 12吋48臂大悲
- 12吋伽藍菩薩

備相片及規格



澳門造像工場佔地萬餘尺

澳門新埗頭街 34 號

電話：89341

TAI CHEONG WOOD ENGRAVING

SHOP F, GROUND FL., SUN SING CENTRE,  
8, SUN SING STREET, SHAU KEI WAN,  
HONG KONG.

TEL: 5-673809

太白金星

武則天與佛

曾慥四十甲辰薦韻慈堂，韻旨品廿天。  
李多鈞謙菴曰：「當生」  
童志伯圓英芳老祖，曾慥四十甲辰薦韻  
齋八天，最妙一天念詩。自幹癸四十二甲辰十戊日圓寂於寧姑天  
四十三甲辰二月十五日西公送彌願台中勸乘堂丈贊，開鑿靈

樂帶更金，寶器品善予之。此詩文子志其應至時，惠隱賦辭，中華傳贊殊妙矣。吾謹頌，頃由大甲以大丙兩火足，姑容而豫問災肅。

武則天（六二三—七〇五）名曌，並州文水人（今山西文水）。她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以前的呂后和以後的慈禧，雖也都會掌過政，但都未正式登基）。十四歲時，被選入宮做「才人」，唐太宗死後，於感業寺削髮爲尼。不久，高宗李治召她入宮爲昭儀，進號宸妃，永徽六年（六五五年）立爲皇后，參預朝政。後稱「天后」，與高宗並稱「二聖」。弘道元年（六八三年），中宗卽位，被尊爲皇太后。同年，廢子自立，當了皇帝。並於六九〇年改國號爲「周」，在位二十二年，於七〇四年退位，次年病逝。

武則天在奪取帝位的過程中，曾得到佛教徒的贊助，她登基後，對佛教特別垂青。據「舊唐書」卷六記載：

教

蔡惠明

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武氏在收到這部「大雲經」後，立即下詔：

「制頒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國號爲周，改元爲天授，大赦天下，賜酺七日！」  
「舊唐書」卷六又載：

「天授二年（六九一年）夏，四月，令釋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女冠之前。」

其實，所謂偽造「大雲經」，內容已無從查考。「大正藏」卷十二有北涼曇無讖譯的「大方等無想大雲經」，經中有兩段談到女人做國王的經文，可能被據以渲染誇大了。「大方等無想經一卷四」大雲初分如來是釋迦牟尼第三十六歲

武則天在奪取帝位的過程中，曾得到佛教徒的贊助，她登基後，對佛教特別垂青。據「舊唐書」卷六記載：

「爾時衆中，有一天女，名曰淨光。佛言天女！……汝以是

因緣，今得天身，舍是天形，卽以女身，當王國土，得轉輪王，得大自在。汝於爾時，實是菩薩，現受女身。」

該經卷六「大雲初分增健度」第三十七之餘則載：

「是天女者，爲衆生故，現受女身。爾時諸臣卽奉此女以繼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闍浮提中所有國土，悉來奉承，無違拒者。女王自在，摧伏邪見！善男子，如是女王，未來之世，當得作佛，號淨寶。」

據道宣的「大唐內典錄」卷三之七中標明，尚有前秦竺佛念譯的「大方等無相經」五卷，早已佚失。當時沙門懷義與法明等十人，可能是據曇無讖譯本作疏爲武氏稱帝找尋依據吧。

長壽二年（六九三年），天竺僧人菩提流支譯「寶雨經」十卷，經中有這樣一段經文：

「爾時東方有一天子，名日月光，乘五色雲，來詣佛所。佛告天曰：『天子，以是緣故，我涅槃後，最後時分，第四、五百年中，法欲滅時，汝於此瞻部洲東北方摩訶支那國，實是菩薩，故現女身，爲自在主，經於多歲，正法教化，養育衆生，猶如赤子，令修十善，能於我法廣大住持，建立塔寺，又以衣服、飲食、臥具、湯藥、供養沙門。』武氏爲此大悅，在她所撰的「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中寫道：

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記。金仙降旨，『大雲』之偈先彰，玉宸披祥，『寶雨』之文後及。加以積善餘慶，俯集微躬，遂得地平天成，河清海宴。殊祥絕瑞，旣日至而月出；貝牒靈文，亦時臻而歲洽。……朕爰自幼齡，歸心彼岸！常願紹隆三寶。安大寶

之鴻基，發揮八聖，固先聖之丕業。」

除大弘「大雲」、「寶雨」經外，武則天對「華嚴經」特別重視。她認爲晉譯六十卷的「華嚴經」不完備，決心重尋梵本，重新翻譯。證聖元年（六九五年），她降旨於洛陽大遍空寺組建譯場，延請于闐國沙門實義難陀主譯，菩提流支、義淨、復禮、法藏等人助譯，至聖曆二年（六九九年）十月，八十卷「華嚴經」新譯本譯成，武氏非常關心此經翻譯，她親自作序，並敕法藏講授。在她的支持下，由法藏集大成的華嚴宗也跟着立宗。武氏在「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中還寫道：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斯乃諸佛之密藏，如來之性海，視之者莫識其所歸，挹之者罕測其涯際。有學無學，志絕窺覲；二乘三乘，寧希聽受。最勝種智，莊嚴之跡旣隆；普賢文殊，願行之因斯滿。一句之內，色法界之無邊；一毫之中，置刹土而非隘。摩竭陀國，肇興妙會之緣，普光法堂，爰敷寂滅之理。緼惟奧義，譯在晉朝，時逾六年，年將四百。然一部之典，纔獲三萬餘言，唯啓半珠，未窺全寶。朕聞其梵本，先在于闐國中，遣使奉迎，近方至此，旣覩百年之妙頌，乃披十萬之正文。粵以證聖元年，歲次乙未，月旅姑洗，朔惟戊申，以其十四日辛酉，於大偏空寺，親受筆削，敬譯斯經。遂得甘露流津，預夢庚申之夕；膏雨灑潤，後覃壬戌之辰；式開寶相之門，還符一味之澤。以聖曆二年，歲次己亥，十月壬午，朔八日己丑，繕寫畢功。添性海之波瀾，廓法界之疆域！」

武則天還與當代禪僧有勝緣。據宋「高僧傳卷八·神秀傳」載，天授二年，她降旨召北宗神秀入京，（師當時已九十五歲）「輿上殿」，女皇「親加跪禮，時時問道。王公以下，京邑士庶，競至禮謁，望塵拜伏，日有萬計。」她還敕令在神秀住過的湖北當陽山建寺，「以旌其德」。六九六年，根據神秀的奏請，又詔南宗慧能入都，慧能稱疾固辭不去，最後她只好把慧能的「得

法袈裟」請到長安供養。據「歷代法寶記」載，這件袈裟後來被轉賜給禪僧智詵，而以「摩納袈裟一領，及絹五百匹」贈給慧能，並令韶州守臣安撫山門。

據「酉陽雜俎」記載，長安二年（七〇二年），武氏把一尊「高與身等」的合金佛像和「九部樂」，從「大內」請了出來，在彩乘象輿，羽衛四合」的簇擁和她親自參與下「送至崇義坊招福寺」，「街中餘香，數日不歇！」

武則天還熱心鑄造佛像。著名的山西龍門佛窟就是她當貴妃時以脂粉錢二萬貫刻造的，龍門的那尊女相佛像，傳說是按照她的形容刻的，藝術造詣極深。據記載，長安四年（七〇四年）夏四月，她下詔天下僧尼每天每人出一文錢，爲在洛陽城北邙山的白司馬坡鑄造大佛像作貢獻，很快就募集了「一十七萬貫」。張廷珪「唐會要」載稱，當年冬天，大佛像造成，女皇「親率百僚禮祀」，情況極一時之盛。

除此之外，武則天還爲佛教做了以下幾件事：

一、永昌元年（六八九年）敕僧等於玄武門北建立華嚴高座八會道場，與會僧尼數千，武氏親制「聽華嚴詩」並序。

二、于闐沙門提雲般若謁武氏於洛陽，敕於魏國東寺翻譯，至天授二年譯出「華嚴經·佛境界分」、「法界無差別論」等六部七卷。

三、天授三年，敕禁天下屠、釣，前後共八年。

四、長壽三年五月，敕天下僧尼隸祠部，不須屬司賓。按唐初鴻臚寺有崇玄署掌道、釋二教。後又置寺觀監，貞觀中省。

五、證聖元年，沙門義淨游學天竺二十五年歸國，帶來梵本經律論近四百本。武氏御上東門迎接，敕於佛授記寺翻譯。義淨譯出「金光明最勝王經」，武氏爲制「聖教序」。

六、天冊萬歲二年，洛陽弘道觀主杜某求爲僧，賜號玄寢，賜夏臘三十，此爲賜夏臘之始。玄寢撰「甄正論」，以尊佛並引對長生殿，敷宣玄義，成「金師子章」，封藏爲賢首菩薩戒師。

七、聖曆二年，敕沙門法藏於佛授記寺講新譯「華嚴經」，至本年圓滿，成七卷，武氏爲制序。

可見武則天對佛教的推行也是不遺餘力的，以上事跡，見「全唐文」卷九五、「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本紀」，「新唐書」卷四「則天順聖皇后本記」，卷七十六「武皇后傳」以及「宋高僧傳」卷二「實義難陀傳」卷五「法藏傳」等。

現存武則天的佛教著作中，「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二卷第四冊載有：「方廣大莊嚴經序」，「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三藏聖教序」、「新譯大乘入楞伽經序」、「禁僧道毀謗制」、「釋教在道法上制」、「僧道並重敕」等七篇，均選自「全唐文」卷九十七。

關於武則天的功過，歷史上有不同的評論，因不屬本文範圍，這裏不予引述。但是，武則天不失爲歷史上一個偉大女性，她的才能遠遠超過呂后與慈禧。她生生爲護持佛教，紹隆三寶所作的貢獻，也是不容抹煞的。自於她自身的業報，因果是不爽的，未能是非不分，混淆一起，或不加分析，輕率作出結論，這是值得引起歷史評論家注意的。

## 無名比丘尼的舍利子

鴻鵠

一九八五年三月六日中午，羅午堂老伯從烈治文市寓所來，烈治文在溫哥華市的南郊十多英里，羅伯伯非常愛護我，彼此雖不同住一城市，因交通不便而不常見面，却常常在電話上聯絡。羅伯伯爲人古道熱腸，佛心慈悲，最樂於助人和教人念經拜懺。他對於我，特別愛護，彼此很談得來，經由他的介紹，我認識了不少新朋友。由於我常閉關，很多人見不到我，就去找羅伯伯打電話來，凡是他老人家吩咐的，我很少不出關會見的。因爲他從不亂介紹那些好奇地來尋消遣的人來見我，他介紹來的人都是有重要急事的，我知道他老人家慎重，所以我總是儘可能遵命會見的。

這一次，他親自坐巴士來，我以爲必定又是有人請他說項來見我了。我問他：

「羅伯伯，怎麼老遠的來了？有重要事？」

「昨夜你又拔掉電話啦？」羅伯伯笑問。

「是的。」我回答：「因爲電話鈴日夜響個不停，我無法做事。」

「昨夜是台北天華公司董事長李雲鵬先生的夫人打長途電話來找你，打不進。」他說：「後來改爲打給我。我告訴李太太，是你拔了電話，誰也打不進。她說有要緊事情要問你，我說，那麼，我只好親自跑一遭，到馮家去，叫把電話裝回去。我叫她約好在今天下午此地時間三點鐘再打來給你。」

「對不起！對不起！」我心很不安，慌忙道歉：「我害得您老人家老遠的坐巴士又走那麼多路來。」

「電話不要常常拆掉。」他說：「也不要拆得時間太久了，人家有緊急事找你都打不進來，像這一次……！」

「真對不起！」我再次道歉：「實在是被那些好奇尋開心的人打電話來太多了，攬得我日夜不安寧。」

「也難怪你，」羅伯伯說：「那些人也不應該這樣來打擾你的，他們這一來，把人家真正有急有難的都擋住了。」

「李太太這一次打長途電話來，有什麼事呢？」

「李太太也不是爲自己的事，是爲了有一位比丘尼找她打電話來的。」

「比丘尼找她打電話給我？」我覺得詫異：「而且還有急事？是什麼事呢？」

「是關於無名尼師的事。」羅伯伯說：「我請李太太三點鐘打電話來，你快點把電話插回去吧，現在快到三點了，也許她會早一點打來，我是特別趕來的，時間很緊湊，我還怕趕不上三點之前來到你家……」

我看鐘，是兩點五十五分了，我慌忙去插好電話機，坐在旁邊等待。把羅伯伯留在客廳，我家電話機裝在走廊，靠近廚房，我平時多半在樓上靜室寫作，聽到電話鈴響，得跑下樓梯去接，相當不方便，有時候，跑到電話旁邊，對方已不耐煩，把它掛斷了，我想在樓上裝分機，又覺得負擔不勝。

三點剛到，電話鈴就響了，我一聽，是台灣電話公司總機小姐的聲音，先說着英文，後說國語叫我名字：「這是台灣長途電話，找馮馮先生。」

「我是，請接通講話。」

接通以後，出現一個青年女子的聲音，很陌生，帶着台灣口音：「馮馮居士嗎？」

我一看，不是李太太，這是誰？再看，是一位大約三十歲左右的比丘尼，從未見過面的。

「法師，您是哪一位法師？」我問：「有什麼指教？」

她報了法號——因未徵求她同意，此處不能公開，只可用C字代替——她說：「我是苗栗苑裏大興善寺，福慧法師的弟子。」

台灣苗栗苑裡鎮大興善寺，只是一座又舊又破的小尼庵，可是，山不在高，有仙則靈，大興善寺的無名比丘尼福慧法師，二十多年以來，身穿破蔽補一襲百衲衣，夜不倒單，坐於寒冷水泥地面，赤足修行，以無言爲教，以戒爲師，日夜拜禱觀音菩薩，念大悲咒，在寺門施贈大悲水，每天都有成千成百的人來求取得甘露回去治病，而這位尼師，不受恭敬，不受金錢，不受膜拜，不肯被新聞記者訪問，不肯被拍照，她的志行高潔，慈悲謙和，是台灣的佛教徒所熟知的，海外的人士可能也不少知道她。我也久聞其名，但是我離開台灣已十多年，一直沒回國去過，沒有機緣得瞻仰她。

我怎麼也想不到苑裏大興善寺會有比丘尼打長途電話來給我。我祈求觀音菩薩加被，讓我看一看無名比丘尼發生了什麼事。

我看見她已經入滅了，這時候躺在板床上，我看見她曾經在第一天復活過，可是我不敢確定是不是她，我必須向C法師問一問。

「啊！令師就是那位無名比丘尼嗎？」就是佈施大悲水的無名比丘尼嗎？」

「是的。」C尼師回答：「就是她！」

「就是現在躺在板床上瘦瘦小小的那位尼師嗎？」我腦中現出這樣的景象：一位瘦小的五十多歲瘦弱的比丘尼已經入滅了，臉色灰白，嘴角和鼻孔有少許血絲流出，外面有十多個弟子在哭泣，我看見這座規模很小的尼庵，備有水缸，盛着大悲水，我看見停靈的屋內燈光暗淡，燭火熒然；我又說：「她曾經又活回來一次，然後，幾小時後又再入滅，是嗎？」

「是的！」C尼師回答：「那就是我師父」她是活回來一次，後來又再入滅，她還會不會再活回來呢？」

「她已經入滅了三天是嗎？」我又說：「好像兩三天的樣子，我看她大概是不會再次活回來了。這一次是真的走了！」

「師父是三月四日，凌晨四點多第二次又突然入滅的。」C尼師說：「事先完全沒有預徵，也沒有病，我們起來做早課，發現她又已經入滅了，她一句遺言都沒留下，我們十多個弟子，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所以昨天請李太太打電話問問你，我們該怎樣做？師父有什麼心願未了？有什麼遺囑要我們做

什麼？她還會不會再活回來呢？因爲她活回來過一次，我們現在都不敢決定。」

我看見無名比丘尼對我微笑領首，我從未見過她，可是現在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她的面貌，這是一位很奇特的女子，眉毛很長，眉長過目，而且粗豪，有如男子，臉型是國字面孔，山根較低，鼻子準頭較寬，嘴唇潤薄，兩耳有些外兜，如果不留意，可能把她看錯是男子，她的氣概是很爽朗男兒氣的，我幾乎以爲她是一位比丘僧人，我看見她全身有一兩千粒舍利子，有些是白的，有青色的，有水晶的，有黃的……我看見她全身發射金光，頭上有光輪。

「你師父已經成了菩薩了，」我說：「她現在讓我看見她全身金光向我微笑；照這樣看，她是真的走了，不會再活回來了。」

「真的呀！」C尼師悲喜交集：「那我們應該怎樣處理？大家都在慌亂，各人主張不一，有人主張土葬，有人主張保存肉身，有人主張火化，莫衷一是，居士你替我們問一問師父，她的心願要怎麼樣做？」

「你師父的意思是荼毘火化。」我說：「她全身有一兩千粒舍利子，若不是火化，怎能取得這些舍利子出來？我也贊成你師父的意思，火化最好！」

「有人極力主張保留肉身舍利呀！」

「你師父現在對我微笑示意，火化最好，又乾淨，又立刻可現出千粒七色舍利子立證佛法修行之不可思議。」

「她真的有那麼多舍利子呀？」C尼師又問。

「真的！」我回答：「我不騙你，你們趕快和法師們商量怎樣火化吧，不要超過七天，現在你們各弟子勿再悲傷哀哀痛哭了，你們這樣痛哭，使你師父心不安，你們還是節哀罷，爲她念經念佛罷，該念什麼經，你們都知道都會的罷？」

「會的。」

「你們師父的意思是叫你們別再等了，她是真的走了。」

我說：「叫你們別傷心，一切還是照她在世一樣做，照樣佈施，照樣施大悲水給四衆治病，爲四衆念大悲咒加持。」

「師父爲什麼一句話也不留下呢？」C尼師咽哽地說：「師父！你爲什麼一句話也不留給我們弟子？」

「你師父不留遺言，是以身爲教，叫你們以戒爲師，不立文字，不著名相。」我說：「你們須體會她這無言之囑，濟度衆生，力行慈悲。」

「師父爲什麼活回來一次又走呢？」

「你們師父總有些捨不得你們衆弟子，因此回來一次，到底也還是世緣已盡了，她不得不走。」

「你能不能求我們師父再活回來呢？」C尼師在那邊哭泣，還有別的比丘尼也在哭泣：「我們失掉師父，就等於失了怙恃，都彷徨無主啊，師父！師父！再回來罷！」

「不要再難過了！」我被她們感動得也心酸了起來，我知道現在她們全都心亂彷徨了，我必須鼓勵她們：「你們師父的父母身雖已入滅，但是她的法身並沒有離開你們，她現在以法身來領導你們。你們只要在第七天之前舉行儀式荼毘火化，取出舍利子，恭敬供奉。就等於見到師父的面了。你們今後仍然遵照師父在世的教訓去修行和濟度，師父就歡喜了，她會加被你們的。你們千萬別慌亂做一團，首先要鎮定下來，組成一個委員會，分派工作，還得請諸山長老指點和主禮。」

「好的。」C尼師含淚答應：「馮居士，我們會聽你的指示。還有要請問的是，我們師父現在到了什麼地方？是不是在極樂世界？」

「我看見她在觀音菩薩座下，我看見她和龍女她們在一起。」

「大概就是了。」她說：「師父平日最恭敬觀音菩薩，她是皈依觀音菩薩的！」

「聽你這麼說，我們決定不再等了，一定火化。供請舍利子，居士還有什麼指示？」

「不敢當。」我說：「只有一句：你師父荼毘之時，你們念佛真言的時候，火化爐會有白光沖天，這就是你師父顯示法力，和舍利子一同留給你們見證佛法了。你們好好修行罷！」

長途電話的談話到此為止，前後大約有二十分鐘或半小時吧？我的談話，羅伯伯在客廳都聽得見的。我回到客廳坐下，把剛才的情形說一遍，羅伯伯說：「我都聽見了。」

羅伯伯說：「這位打電話來的是C法師吧？」

「是的。」我說：「她大概是福慧法師的大弟子。」

「聽說她是台中一家大學畢業的。」羅伯伯說：「學問不錯，修爲也很好。放棄出國留學機會，而去出了家，獻身佛教，真難得。」

「我還有些話沒來得及講清楚。」我說：「她們都是年輕的比丘尼，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一定手忙腳亂，我應該勸他們請台灣的佛教大德指點才對。」

「你有說的。」羅伯伯說：「我聽到你講過一句。」

「噢！我自己反而忘了！」我說：「瞧我多緊張？」

我真的很緊張，我從來也未遇過這樣的事，這還是生平第一次呀！我感覺自己都拿不定主意，還去替人家拿主意呢！

我對於這位剛才顯現給我看見的無名比丘尼，有無限的恭敬與欽佩。雖然我一向對於她生平是一無所知的，僅知她是一位苦行苦修廣施大悲水的法師而已，我怎麼會那麼真切地看見她的法身，又怎麼會在加拿大看見六千海里以外在台灣苗栗苑裡那座小庵內的情形，歷歷在目，看得見她躺在板床上，又看見C尼師，這都是無法解釋的事，除了說是觀音菩薩加被，佛法不可思議，之外很難找到適當的解釋了。

後來我寫了一封信，複述我所見及我的勸勉之詞，再加上一些應該如何供奉舍利子的方法，我把信寄到苑裏去給她們全體比丘尼。不過，她們沒有回信給我，可能是感覺到不大方便，也許是各人意見不同，必定有些尼師是不相信我的，也必有

些人是懷疑的，甚至於有幾位可能認爲我是天魔附體吧？

那都不重要了。值得欣慰的是福慧比丘尼火化之時，果然有白光沖天，火化後，獲得舍利子一千七百多粒，顆顆晶瑩皎潔，有白如珍珠的，有如紅寶石的，有如紫水晶的……。

後來，我透過天華公司，向苑裏請求一張彩色的舍利子照片，可惜拍攝得不夠清楚，而且，骨殖未移開，我原想寫一篇英文文章，拿此照片去向世界介紹，但是這張照片不足以作爲製版之用，而且，苑裏方面，毫無反應，沒有供給我資料，我所知太少，這篇文章就流產了。原想趁此好好向世界介紹佛教舍利子靈異，也難酬心願了。可能是苑裏方面的比丘尼們，秉持她們師父的一貫不求爲人所知的宗旨吧？或許當日C尼師打電話來之後，也頗受到批評吧！

我知到佛教圈內有很多人——出家人與在家人——認爲我是妖魔。及認爲我是在沽名釣譽。可不知道，我犧牲了我在文學上的微末名譽與地位，來講這些佛教的超自然現象，甘冒被譏爲妖魔，爲迷信，我得到些什麼名什麼利？是爲我自己嗎？可知道，我寫佛教文章之後，我已被文藝界批評爲「自毀前途」，「走上自暴自棄之路」。「淪爲迷信作者」嗎？可知我爲了寫這些文章和爲人看病，已被文藝界指責我「自甘墮落」嗎？可知我現在一篇文藝作品都賣不出去了嗎？倘若我不是還會寫雜文和科學文章，我今天老早餓死了！

或者苑裏的人都並無此想法，只是因爲她們是苦行的比丘尼，不方便回信給男居士吧？我但願這是唯一的原因，我也並不指望要和她們建立什麼交情，我只覺得，既有這麼一段奇異的因緣，我也總是會關心福善比丘尼的舍利子的，如果我能獲得較好的照片，不論是她的舍利，或是其他的大德的舍利，倘若資料齊全，我仍然盼望拿它向全世界介紹的，我希望全世界都知道佛法不可思議，而舍利是其中的一件不可思議的神異，我的動機，實在與個人名利毫無關係，凡事都要講因緣，這件心願，也許是因緣尚未成熟吧？

# 虛雲和尚



六十風雨錄

——長篇連載 佛教小說——

(續上期)

德清道：「我從五台山，經峩眉山，走了年多才到此地，所為就是往朝拉薩，然後入印度朝拜佛陀遺跡，我若是怕艱苦，就不來了，前途就是再艱苦，我也要走完的，此心願務必要實現！尚盼各位檀越多指點明路！」

衆販道：「此地是入藏咽喉，有兩條路，一條是南綫，路較短，但是全是崎嶇山路，須登上寧靖山脈，越過橫斷山脈，渡過瀾滄江，怒江，跨越幾百重高山，山路時常有雪崩坍沙，又終年冰雪。另一條路是北綫，較多山谷道路，較為容易行走，不過路途較長，要多走些時日。商隊多半循北綫而行，很少走南綫的，你若要走，勸你也走北綫罷，那南綫的幾百幾千重重雪嶺，全無人煙，又多虎狼犬熊，你莫要冒險！」

德清稱謝道：「多謝指教！不知那北綫如何走法？」

衆販道：「打這裏渡了金沙江，沿着金沙江邊山路，一路北行就是。你渡了江，務須跟着商隊上路，不可獨自亂走，以策安全。」

德清道：「我一向獨行已慣，從普陀到五台，又到峩眉，都是自己走的，出家人又無錢財，不怕人搶劫。」

衆販道：「大師父！你走過的都是內地開化之地，又兼言語相通，風俗熟悉，這兒是蠻荒山野，山民種族複雜，風俗各殊？言語不通，你若獨行，難保不遇上生蕃土人捉了你去剖腹割頭祭其妖神，你還是跟隨大眾商隊行路爲是！你不見那些商隊都帶有槍械武器自衛？路途若是安全，又何必攜械呢？」

德清道：「不料這路途如此複雜！」

衆販道：「生蕃土人本來就未開化，以殺人獵頭爲樂，獵得人頭越多越是大英雄，有些生蕃還吃人肉呢！你莫當是危言

聳聽！這些地方，連西藏人也不敢單獨行走呀！我們更不敢，如今又來了洋鬼子傳教士，到處煽動生蕃造反，又有洋鬼子暗中供應洋槍洋刀給土人，越發的弄得路途可怕了。」

德清驚問：「怎麼西藏也有洋人呢？」

衆販道：「英國鬼子這幾年來逐漸滲入西藏，要煽動西藏脫離中國而投向英國，英美在西藏多處設立了什麼商館，又派了好多教士來，又供運新式槍械給藏人，又鼓動藏人反清歸英，他們收買了拉薩許多大喇嘛，說是將來要助西藏獨立自成帝國，所以藏人雖然大多數良善好客，却也有不少藏人仇視漢人滿人了呢！」

德清說：「我都不知道這些事，想不到列強虎視眈眈，竟圖染指西藏來了！」

「大師父，你是出家人，哪知許多？」衆販道：「不但英國鬼子想搶了西藏，俄國鬼子也想掠取新疆，法國鬼子也從安南來圖雲南呀！」

「朝廷怎麼樣呢？」

「朝廷！」衆販冷笑：「這大清朝廷哪裡還能保得住江山呀！將來還不是都亡給洋鬼子罷了！只苦了我們這些百姓！稅又要增了！物價又要飛漲了！生計越來越艱難了呀！」

又一行販說：「聽說有一個什麼人，要推翻大清帝制，成立什麼和，我們也不懂，也不知道將來是會鬧成什麼樣子？是不是又要打仗？鬧起兵災，倒楣的還是我們老百姓！」

德清道：「我還未聽到這些消息。」

衆販道：「這些涉及造反的事，我們還是別提罷！免得被官兵聽到了捉去砍頭！」

德清道：「列位說得是！我是出家人，更不應問這些事的。列位就請指示路途，讓我過江罷！」

德清其實心中何嘗不關心國家被外人侵侮？他一路上曾經徜徉山水，自得其樂，又曾經以履險行艱爲樂，他的開暢心情，至此就被這些壞消息所擾亂了。他失去了心中的寧靜，他不住吟佛，祈求佛祐國泰民安勿生戰禍。

他在憂心中渡過金沙江，他在皮筏中凝望那急湍的滾滾江水，這些大好江山，這些善良百姓，看他們哪！看他們淳樸敦厚的土頭土腦的樣子，看他們辛辛苦苦，一些划着木槳，另一些用力拖着皮筏渡江，跟黃河鐵索渡所見的相似，都是緊拉着鐵鏈，那河水多麼湍急！這些善良的藏人們，拼命拉着鐵鏈才急流冲去，這些百姓，辛辛苦苦，冒風冒雪，千里跋涉，所爲無非是一家溫飽生存，他們的頭腦單純，哪知外人已經在陰謀侵略中國呢？又哪知道他們的微末的生存已經受到了威脅？

金沙江是長江的上游，蜿蜒地從青海奔到西藏與四川，它

好像是一條瀑流般地，在寧靜山脈與卓拉山脈之間的山谷狂奔而至，經過萬山千嶺，挾來了山峯融雪的山洪，捲來了許多樹木，那洪峯高達六七尺，好像幾百條赭朱色的游龍在競奔。

德清正在沉思，忽然聽得後面一聲狂喊，淒厲恐怖！德清回顧，只見後面的皮筏有兩艘被浮木沖翻了，連船帶人，驛馬貨物，都落在洪流之中！那些驛馬在洪流中掙扎，被沉重的駛貨墜住，不到幾分鐘，就沉沒了，那些落水的幾個藏人，在冰寒的洪水中高舉兩手呼喊求救，轉瞬間就給洪流冲捲而去，幾個浪峯把他們淹沒在數百尺以外的混濁急流之中了。

商隊衆人連看都來不及，哪能營救？衆人眼巴巴地望着那滾滾洪流，那些罹難者早已無影無踪！

這就是生活！這就是人生！

德清望着那洪水下游，心中唸佛，只盼罹難的人畜會再浮上來，可是窮極目力，只見濁流滾滾滔滔，挾着樹木泥沙，狂奔而去！哪裏還見人畜影跡？遠山羣峯，重重疊疊，白雪與白雲混淆難分，夾江削壁高峙，洪濤雷鳴，迴聲不絕，這就是金沙江啊！金沙江！

商隊人人自危，個個拼盡生平之力，緊抓鐵鍊，拼命划槳，好不容易才渡過了江面，來到了對岸，德清也拼命用力抓住鐵索。修行學佛，不也是跟這渡河一般麼？若不緊抓佛法的鐵鏈，稍一分心，不也就被狂流冲翻挾去了麼？怎能到得彼岸？

登了岸，商隊整頓，重新上路，德清看見有些木船從南邊下游出現，一大羣又一群的男子，在岸上拉着牽繩，拖着那些木船逆流而上。那些牽夫們，牽繩套在身上肩上，他們捨不得穿衣服來涉水，他們都是全身裸體的，肩拖牽繩的重負，他們在崖邊的崎嶇石路上拼命拖着，那洪水又是那麼湍急狂暴，冲得他們的木船無法前進，他們用盡平生之力拖着，身體幾乎俯伏在地面了，他們的腳趾頂撑着地面，他們悲哀地辛苦地呻喊着！

「嘿！喲！嘿！喲！嘿！……」

那是人類苦難掙扎的悲喊大合唱！那是沒有眼淚的悲哀掙扎！在這些萬仞懸崖，千丈冰雪之下，萬里狂流之旁，人類是多么渺少啊！

「嘿喲——嘿喲——」

牽夫們悲哀地呻喊着，腿肚上凸現了青筋，幾乎要伏爬在地上了，仍然是寸步難移！

他們有一批拖牽到了無路可通的絕壁下面，他們就得踏入洪水之中，涉水摸索而行，洪水浸到了他們的胸肩，他們忍受着冰寒，在水中拚命掙扎拉牽！那牽繩在水中忽隱忽現，那木船上兩舷的船夫，拚命插下長達數十尺的竹篙，插到洪水裏，只剩下了幾尺，他們的肩頭頂着竹篙的托頭，他們拚命地撐着，用腳腿去支撐船舷的踏板，他們在舷邊也幾乎伏到船舷板面了！他們的手幾乎浸到洪水去了！

「嘿喲！哎喲！」船夫們成列地苦撐着，齊聲一致地呻喊着，那聲音多麼悲哀！多麼痛苦！他們拼盡了力來撐船，難求一飽！

可是那沉重的運鹽船——沉重得船舷都浸壓到水裏了，在洪流之中，寸步難移，牽夫們和船夫們拚命，好像僅僅能免於洪流冲退而已，他們掙扎着，把雲南的巖鹽溯游而上運到西藏青海腹地去，他們一天恐怕也走不了幾里路，永遠在拚命掙扎之中，這麼寒冷的河水，他們却都赤身露體，給太陽晒得全身褐色，他們窮到不敢穿着衣服來拉牽撐船！

看那些牽夫，從水中走了出來，爬上峭壁的底座狹窄小路，悲哀地喊着唱着，這是他們世世代代喊着唱着的悲歌！他們的祖父，父親，這樣悲喊，他們也這樣悲喊，他們的兒女也將走上這樣路，事實上，牽夫當中已經有他們未成年的兒子參與拉牽了，悲傷的哀叫，到什麼時代才能停止呢？他們是這樣貧窮，中國人啊！大多數都是類似地貧窮辛苦掙扎！

他們要悲喊到什麼時候呢？有一天，他們會力竭倒下來，他們會力竭倒斃！那才是苦難的終止了！

德清忍不住眼中的淚水，他再也忍不住淚水了！

## 60

沿着金沙江西岸北上的行程，因為是順着南北走向的山脈邊緣而行，全程當中，此一段算是最不困難的，沿江風景奇麗宏偉，觀看不盡，真正是毫無所苦，兼以時值初夏，風和日麗，德清覺得簡直就是遊山玩水，逍遙自在極了，苦的只是溯江拉牽的那些牽夫和船夫，還有那些負重的驃馬。德清巴不得能夠化身千百來一一幫助這些苦難的人畜才好，多少次，他都激動得要去幫助牽夫拉牽。可是，他從來也不會拉過牽，又自己指負着行李，又怎能幫得上忙呢？

沿江溯游而上的旅程，走了半個月，終於離開江邊到達了察木多。那是西藏進入青海的交通樞紐，商旅在此分道，德清添購了乾糧，仍然追隨藏人商隊西行，這時候藏人商販已經和他熟識，彼此雖然言語難通，也頗能比手劃腳溝通意思了。

西行數日，到了古城碩都，又重新見到大山脈，在碩都西邊，渡過瀾滄江的上游，且喜此時並無潦水，江水甚淺，商旅驃馬都在淺灘涉水而渡，商隊隨行的那些西藏敖犬，也在水中泅過，那些敖犬，形狀似狼，十分兇猛，商隊全靠牠們保護，否則在山野中早被虎狼吞噬了，看那羣敖犬在瀾滄江淺水中快活泅水奔跑，倒也是一樂呢？德清不由地微笑。

(未完)



三、報考資格：(1)初中畢業，並會就讀佛學院三年以上者。(2)高中、高職、專科、大學等畢業，年齡卅五歲以下者，大學畢業者年齡不限。(3)僧俗男女不拘，身心健康無不良嗜好者。

費用全免，在家者收報名費一百元。

四、報考日期地點：(1)報名自七十五年七月十八廿日三天。請繳學歷影印本及履歷表各一份，自傳一篇一千字以上，及最近之二寸半身照兩張。(2)七月廿七日上午九時於廣天寺考試。

考試科目：(1)國文。(2)英文(必修外文者，選修者則免。)(3)口試。

放榜日期：七十五年八月七日，九月廿三日正式上課。

報名地點：中壢市新生路三段青埔里五十五號廣天寺。

電話：(〇三四)五三一五三五・五三一六一〇

或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廿一號七樓・靈山講堂

電話：(〇二)三六一三〇一五一六

院長 淨行法師

### 又師範學院正式班招生

一、特點：(一)以傳統之書院形式，輔以現代化、系統化之教學方法，培養佛教研究、宏法及師資人才，禮聘國內外之專家、學者授課。

(二)圖書設備：圖書館備有中、英、巴、日文之大藏經多套，佛學工具書及其他工具書多種。研究工具完備，採用開架式閱覽方式。

(三)課程：(1)比照世界各國之一流佛教大學安排最適當之佛學課程。②甲組除本科外可依興趣選修外文。③乙：一、二年級除本科外，並重視一般外語(佛學英文、佛學日文)訓練。三、四年級課程，除聘請國內佛學專家外，並將延聘國外專家學者授課。④巴利文、梵文、藏文等研究語文，佛學系至少應選修一種，佛學研究所至少應選修兩種。

二、招生科系，佛學研究所。

三、修業期限：(一)大學部四年，並須實習一年。(二)研究所二至四年。報考資格日期與地點，與先修班同，且中、英、日文佳，具佛學基礎者。

### 五屆國際教育研討會

#### 假民航國際會議廳開幕

(本刊訊)由華梵佛學研究所主辦之第五屆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定七月十二日下午四時，假台北民航會議廳開幕，並於光明山該所發表論文及討論三天。本屆仍由太平洋文化基金會、慧海佛教文化基金會協辦。將

### 御封華宗副尊長馬來亞弘法圓滿

(本刊訊)繼梅迺文至美國威新康辛麥迺遜校區攻研佛學之後，中華佛學研究所七十四年度畢業學生惠敏法師，也於日前通過了日本政府交流協會的獎學金，並預備在四月初前往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科的印度哲學繼續深造。此次甄試係先由教育部舉行學科考試，選拔了七十多名候選人，再經過交流協會的筆試及口試測驗後，錄取了學生三十六名，相當難得。我們但願中國佛教界能有更多智識青年致力於佛教學術領域的開拓，為佛法的宏傳，奠下堅實的基礎。

### 惠敏法師考取公費留日

(本刊訊)御封泰國華宗副尊長、代署華宗大尊長、代署普門報恩寺住持仁得大師，數年來致力獻身社會服務，弘法利生，不遺餘力，比較着實者，如每逢普門報恩寺，龍蓮寺法會，每月衆善信供佛齋僧福利會(此會餘款全作社會福利之用，歡迎各界參加，每月一百銖，功德無量)大師發願講經，說偈演法，深入淺出，易聽易懂，得未曾有，聞者無不歡喜贊嘆不已，因是之故，二月底承馬來西亞國，馬佛青年總會，吉打洲聯委會奉函禮請法駕蒞馬作巡迴宏法。仁得大師暨秘書仁文大師，文書王耀明，應邀赴馬作一週宏法，現續悉大師照原定日期，宏法任務完成回國。

有國內外來自八個國家學者參加。研討主題為「現代佛教教育之發展」。

該會發起人兼大會主席，華梵佛學研究所所長曉雲導師，一向重視佛教經論化導人心，倡言覺性教育，認為佛教教育是終身教育；研究佛學與佛法的實踐，為人生人心之指南，從生命中開拓慧命。舉辦研討會，旨在邀約對教育熱心之學者，交換心得，切實研討，據悉本屆參加出席之學者專家關懷佛教教育之前途，希望對佛陀遺教與重視心靈教化，深入研討，藉以化度人心，有助社會安寧，和人羣福祉。

### 花蓮佛教慈濟醫院延期開幕

(台灣訊)原定五月開始營運的佛教慈濟醫院，係因籌備不及，將延至七月間開幕啟用。位於花蓮市中山路明廉國小旁邊的慈濟綜合醫院，第一期醫療大樓地下一層、地面五層，總建坪七千多坪，已全部完工，現正進行內部裝璜，各項醫療設備，可望於六月底前裝置完成。有關醫護人員的延聘，將委任杜詩綿院長全權處理，各科主任大致已決定，十一位住院醫師也在聘請中，今後各科醫師和台大建教合作，國內各大醫院也將全力支援。惟據證嚴法師表示，建築經費至目前為止，尚差三億多元，希望各方善士繼續踴躍捐輸，以竟全功。

大師在馬一週舉行華語、潮語佛學講座八次。各界有意請仁得大師演講佛法之華語或潮語及泰語錄音帶者，請向普門報恩寺接洽。



↑仁得大師一行拜謁三慧講堂住持竺摩長老

## 檳城大會堂與大馬佛總 聯辦「盂蘭盤供」

(檳城十四日訊)檳州華人大會堂與大馬佛教總代表於昨晚在此間佛總會議廳召開第三次聯席會議上，一致通過於今年八月十七日（即農曆七月十二日）在檳城大馬佛教總會會所，聯合主辦「孟蘭盤供」大會。

該兩機構主辦這項「孟蘭盤供」的宗旨係：

(一)提倡佛教真義的孟蘭盤會，(二)發揚華人孝親精神，(三)藉十方三寶大德的慈悲願力，利益現世父母及過去七世父母並供佛齋僧。(四)推動弘法教育慈善工作。將聘請諸山大德社會顯達，為大會名譽主席、護法及恭請政府長官及社會熱心人士主持開幕儀式，馬佛總毗叻分會將把精心設計的孟蘭盤巨塔運抵現場，以增加孟蘭盤供之熱鬧氣氛。

大會並將供養十方三寶大德。預料全馬各宗南北傳法師與僧尼將受邀應供，凡各界善信佛門弟子祈願參加，喜捨樂輸，共證菩提同登覺地。

參加孟蘭盤供辦法有：(1)凡樂捐一千元以上者為大會剪綵人，(2)五百元或以上者，大會名譽主席，(3)一百元或以上者大會贊助人。

## 一七一期收支報告

### 一、收入：

捐款項下撥入	港幣 14,296.90 元
發行收入	港幣 1,318.00 元
總計	港幣 15,614.90 元

### 二、支出：

印刷費	港幣 9,254.40 元
稿費	港幣 2,425.00 元
郵費	港幣 2,135.50 元
什計	港幣 1,800.00 元
總計	港幣 15,614.90 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出社	版長	內明雜誌社
督印人	釋敏智	釋敏智
發行人	沈九成	沈九成
主編	釋金塵	釋金塵

社址 番港新界青山道22咪藍地妙法寺  
Nei Ming Magazine Society

C/O Miu Fat Buddhist Monastery  
22 Mile, Castle Peak Rd., Lamti, N.T. Hong Kong.

外埠流通處  
美國 紐約美國佛教會  
3070 Albany Crescent, Bronx, N.Y., 10463, U.S.A.

泰國 中華佛學研究社  
215/1 Flupilar Chai Rd., Bangkok, Thailand.

台北 中山北路六段231號二樓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 大坡大馬路二九八號南洋佛學書局  
菲律賓 信願寺  
1176, Narh St., Manila, Philippines.

加拿大 加拿大佛教會誠祥法師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anada, 100 Southill Drive, Don Mills, Ontario, Canada.

印度 梵謙法師

The Hsuan Tsang Buddhist Temple, P.O. Chowbaga,  
Dist 24, Parganas, Calcutta-39, India.

香港 北角英皇道三九〇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佛經流通處  
香港 灣仔道234號E2地下波文書局  
香港 百德新街55號華納大廈五樓B香港佛學書局  
九龍 金巴利道27號永利大廈二樓智源書局

承印者：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五七一六五四

佛元二五三〇中華民國七五年

每冊定價港幣陸元  
七月一日出版



△法源寺唐代石礎



△ 雍和宮青銅須彌山